

中宗大王實錄

第三十九之四十一





194222

昭和 6. 8. 2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中宗恭僖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實錄卷之三十九

四月戊午朔傳曰元子冊封時以二品排班則大司諫不得入矣大司

諫雖三品乃諫院長官不可不入班議之可也曾只二品以上入班事○

隕霜氣候凄慄如秋○日暈○夜流星出八穀星入五車星狀如鉞尾

長四五尺許色赤出貫索星入房星狀如拳尾長三四尺許色赤出太

微星東垣八氏星狀如梨尾長三四尺許色青出女星入斗星狀大

梨尾長四五尺許色白出織女星入大角星狀如拳尾長四五尺色

赤○平安道价川郡雨雪京畿陽智縣隕霜○己未政府禮曹議冊

封諸副國之大事固當依禮文行之但今元子雖岐嶷夙成而幼

弱行禮於大庭廣會之間慮或有所未堪依先王朝故事行於使殿

而二品以上及臺諫弘文館長官許令入參則庶幾權而得中傳曰

此大事可行於大庭而慮或失禮故姑依議得矣然非以此事為常守

之定禮也三公啓曰近因灾變避殿用久然今當建國儲之時不可

不復正殿也上曰純陽之月月候不調其寒如秋且連日隕霜如常

時則不必復殿今臨大禮可依所啓○傳曰近來軍務解弛予欲親閱

而遇灾避殿故未果耳來初七日親閱于綠楊坪此非如日短時可朝

而遇灾避殿故未果耳來初七日親閱于綠楊坪此非如日短時可朝



往而夕返道路修治等事不可煩用民力也政院啓曰植炬諸事必賴  
 民力今方救荒之時不無其弊講武之地非獨綠楊坪請於近處行之  
 傳曰今必於此處欲為之者將欲遠陳以觀兵馬整齊與否且距都城  
 纔一息則動駕不須早也安用植炬而行還時亦豈至犯夜哉若於城  
 外日暮則司宰監炬當用之豈煩民力○全羅道全州兩日並出傳  
 曰兩日之光分明耶前日觀之見日邊有兩珥有光如日輝無乃見此  
 而謂之兩日耶若真有兩日則至為異事其令監司更詳悉以啟政院  
 啓曰此日辰時日官來報云自有兩珥臣等出見之果然有兩  
 見其為兩日也若使婦人小子觀之必以為兩日矣今全州日變  
 無知記官等所見則未可的信也然外方以災變聞啟上下當  
 惕慮修省而不可更問也傳曰政院所啓之意當矣然此非常  
 也古云天無二日今若以兩日並出傳之於人書之於史後世所駭異  
 也若他災則但恐懼惕慮而無更問之事矣前日鄭光弼以咸鏡道左  
 脇誕生之災為非有是理可更詳問予以為更問則有妨於信下之道  
 也予豈不知更問之為不可耶但是日觀象監所見如此而全羅道所  
 啓如彼故欲更問之耳更問便否令史官收議于三公領議政金詮議



曰此灾極為異矣上下固當憂勤但更問則似不可也外方以灾異聞  
上當惕慮敬謹而不可更問其真偽也左議政南袞議曰雖使之更問  
其所見者不過此數人則必無異於前矣假令誤見而妄謂兩日  
當敬懼憂惕感動天心則反有益而萬無所損之事也右議政李惟  
清議曰雖更問之他無可問之人必於其數人則監司書狀已悉咨聞  
矣何必更問也傳曰可○生負具壽聃上疏略曰臣兄壽福前住書  
時以上相議得不書而只挾空紙事以為清迹綢繆今在縲絏之  
於刑訊當初尹衢收議回啓之時與左議政申用溉所言頗多件其  
時已有公論皆知有今日之事豈意今當推問之際推調於臣兄  
是非之跡乎士君子雖儕輩之間尚不可隱伏况敢抵諱其情誣  
言以欺 聖明也哉當上相時兄實不與於其議而尹衢回啓之後非  
徒不肯明言其事又不即傳於記草故遂闕其事而不錄雖然上相國  
之重事故旋束日記之時挾填充張蟬彼傳言之後欲書于策而尹衢  
尚且掩然不言則將何所憑據而書之哉其日議得回啓之時臣兄在  
賓廳參聽宗系之議則其不與於上相之議明有證驗况一院之官共  
秉記事之筆各以所聞當即書于策何待他人哉其不自書其事者必



有其情蓋注書則非史官之比既有一注書啓其事則他注書又無容  
聽之理而若曰參聽則必一時奉旨史官所共見知也雖一人之耳目  
尚不可掩况衆所瞻視乎○京畿安城自是日至初六日隕霜殺禾穀  
草木皆萎平安道雲山郡雨雪隕霜黍稷損傷全羅道光州等二十二  
邑隕霜○庚申傳曰純陽之月日寒如秋連日隕霜予甚懼焉刑獄無  
乃有冤滯者耶古云一婦之冤六月飛霜獄囚若有冤滯者則不足召  
災其令刑曹速決無留毋致冤枉○憲府啓曰鐵原府使李坤本不能  
察事而於靖國功臣錄時極為卑屈士林鄙之坤自謂有功泣  
臣又以不義爲人之收養以利其財物本是貪鄙無狀人皆賤之陳  
之官不可以如此之人差授請適依兄○傳曰因全州日變命  
予以寡昧叩守丕基恐不克負荷貽民物失所憂勤勵精十有院  
茲非惟治理無效方且危難有兆旱乾水溢無歲無之民恒飢饉倉廩  
幾竭將難繼賑加以天文屢變地道不寧陰陽失序霜雹不時雨土物  
恠雜查並臻天之譴告振古所無予用警懼切究所由一心蒙蔽百為  
舛錯耶內治不嚴宮闈失整耶邪正顛倒是非靡定耶賞罰無章罔  
有勸懲耶刑獄滯失冤枉日積耶得漁無告愁怨已極耶邊鄙踈虞寇戎



窺釁耶是皆職予一人率履違越干和致戾痛自刻責若無所容然豈敢自分於為天所棄不勉修省必期消弭乎在予之愆實所自任庶事之隳不得不賴于臣僚惟爾政府體予至懷同寅協恭曉諭中外夙夜克謹各勤乃職交修不逮以陶和氣雖在草野陳予過失及民間弊瘼○以權鈞為禮曹判書蔡忱為司憲府執義李蕃為司諫院司諫金克愷李謙為掌令黃士祐為持平金瑛為弘文館副應教蘇世良黃為修撰○隕霜京畿楊根積城全羅道全州益山昌平雲峯和順江原道原州平昌橫城連三日隕霜襄陽杆城淮陽高城平康三雪金剛山則雪深七寸○辛酉 御朝講講續綱目侍講官任宗謂輔臣曰秦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乃為萬世之非笑二帝北狩中原之地已盡棄之高宗偷安姑息惟務退縮小人得以諂順其志此高宗復讎之誠未至而然也若能光明正大能辨邪正誠心痛憤銳意恢復則雖有大奸賊諂媚百端何以得售哉大抵人君為私欲所蔽故以小人為君子以君子為小人曾然自昏不能辨別邪正領事李惟清曰凡小人之術人君自古皆不能知之而卒為所誤如王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而以神宗之明莫能察焉終致亂政此足為後



世之鑿成也。樞曰：上下之情未孚，則足以致乖戾之氣。朝廷者如一人之身，血氣流通而四支舒泰。然後一身和而壯，上下交孚而四方同為一體。然後朝廷安，國家理，自然之道也。夫交孚之道在乎言路之開而已。昔有清問下民，而又曰禹拜昌言。夫有言者，則人君固當和顏而聽，虛懷而納。使上下之情無所不通，則自然朝廷和睦矣。如或不然，則雷霆之下，誰敢觸犯忌諱哉！近來天災地異，連作不弭，不知為何事之應也。恐有上下之情未盡，交孚朝廷之間未盡和協而致之也。且飢饉太甚，癘疫並臻，京畿乃王政先及之地，而比外方尤甚。甚至為可慮，賑救之方亦不可忽之也。上曰：近者災變非偶然也。昨日已諭臣上下固當恐懼修省也。持平任權曰：近來災變連作，殆無虛日。萬物長養之時，連日隕霜。詩云：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此危亡迫急之象。又至故言也。大抵朝廷如一體也。以和平諱睦同心同德為貴，而無疑忌苛察之事可也。近者被罪之人，以誤國政並被竄逐矣。然有罪者罪之無罪者用之政刑，乃得其平焉。不可以此輩同時薦用之流而區別之，以相猜疑也。今朝廷之間政事之際多有疑忌之事，夫如是則寧得朝廷諱睦而上下交孚乎？且近日六曹漢城府堂上坐不坐議政府



令分差錄事逐日書來而逐旬書啟夫三公統六卿者也常加糾檢矣然六卿國之大臣也不可不待之以信也如此之事非所以待之以信者也吏工曹非事劇之地故堂上仕坐之日常少焉然則吏工曹堂上無免推之日矣上曰人心和而後天地之和應焉人心不和亦足以致非常之災也朝廷之間若別有疑忌之心而區別同朝人物則大不可也六曹糾察之事既已定規不可即改故因循焉耳然此事勢不可行也惟清曰朝廷一會進不進例皆糾之矣至於宗簿寺官負則以直長之卑一品宗親進不進猶有糾檢矣六曹勤慢以他事檢舉故令錄事自書進不進而乃於每朔三旬書啟似為便矣臣等所疑忌六卿而然也且非欲一一治罪但欲使上知其勤慢而已權曰臣之所啟疑忌之言非指此事也上曰六曹若有怠惰職事則政府當以所聞糾檢可也權曰招郎廳言之可以檢舉矣惟清曰此乃失體也招郎廳言之何能糾檢耶臣等不得已如此定規也權曰臣聞前者因陪錄事以示其所以譴責之意議政府欲糾檢六曹則何患無其道乎不必如此苛察也獻納韓胤昌曰若知其怠慢不勤者則雖各別啟請而治之不妨也且大陽人君之象也而日變屢興臣之意別有所失



不偶然而致之也。上曰：全羅道兩日並出，至為駭愕，故欲更詳問之。大臣以為不可，故不問也。然當上下交修，以盡消弭之道。○三公啓曰：連日風惡，隕霜純陽之月，有如是之災，臣等不識厥咎所由，臣等皆無狀，冒居相位，不能燮理陰陽，若以賢者委調燮之任，則災可以弭矣。上曰：古者有災，責免三公，此甚誤矣。自今當更加恐懼，修省不可以辭職也。仍啓曰：綠楊坪谷舉親閱，此為武備之解弛也，請於近郊行之。而綠楊坪則待秋而行可也。竊聞畿甸之內，為飢饉所迫，耕種且不給，而自上雖軫念，勿使煩民，然殿坐基址，及道路修治，非民力不能。上曰：綠楊坪比近郊稍遠，若秋則日短，往來必有乘夜之弊。今乃日故欲於遠地行之耳。○隕霜氣候如秋，京畿長湍兩電害穀，隕霜珍山龍安高山同福，鑿安等邑連三日隕霜。○壬戌，受朝。啓曰：昨日以綠楊坪親閱，未便事一啓而不得命焉。今反覆思之，年凶軍馬飢饉，二息之地，往還時或於中路有顛仆之弊，則事多有損兵曹亦以軍馬羸弱為憂，下情皆然，請待秋成兼舉觀稼，而親閱武事為便。今則姑於近郊行之何如？上曰：有弊如此，則豈必於綠楊行之哉？予之欲於遠地行之者，為其欲整其軍馬也。今則可於箭串行之也。○御



朝講 上曰近來災變連作至於純陽之月隕霜大臣等昨日来辭其  
職豈以辭職而灾可弭也當恐懼修省惕慮可也何以則應天以實而  
灾可以消弭也且軍務解弛久矣當番軍士法當持騎下馬入營隨番  
而常借京人馬以為點考之備自具騎下者無一人馬故欲於遠處閱  
之以整其軍馬也大臣以為有弊故今姑停之矣軍馬之不齊乃兵曹  
檢舉甚慢所致宜自今嚴加檢舉勿使解弛領事金詮曰在法當  
下馬入營矣近來凶荒連歲穀草極貴軍馬困疲且畿甸之民不耕  
種弊不可不慮待秋成行之可也故啓之 上曰京畿之民果不  
弊矣若以軍馬之不實為辭則不可也閱武之時尚然則若遠  
虞將何以用之雖曰年凶軍伍之事不可不整齊也庚午之變是下有  
軍馬不齊故臨征之際奪人之馬而赴焉此非細事大司諫徐社曰今  
年飢饉太甚民不聊生三公所啓至當若軍馬之事則 上教亦至當  
矣臣觀責已傳旨内有云邪正顛倒是非靡定耶此言如常時則可也  
近來朋比亂政之輩雖不得一一治罪取其已甚者定罪矣下人之議  
或有不一者而復有此教臣竊不識 上意之所向也 上曰傳旨則  
使承政院起草矣予則茫然觀之若有心而觀之則果如此也平心而



觀之則不知其非也執義蔡忱曰近來邪正分明進退矣而人心或有未定者如此見傳旨者必生疑而不能辨定於邪正之間也社曰上意若以此為泛言則已矣若於前日之事持疑不辨而有如此傳旨則臣恐有不可也上曰政院不能長慮深思而起草也且六曹堂上坐不坐書啓事至為煩瑣非古例也豈無所傷乎社曰嘗欲論啓而但臺諫者以糾察為任此亦議政府提攝六曹之事故不敢論啓此注有二不可待六卿太迫也都堂大臣當自檢舉可也而今逐旬書啓待為煩瀆二也大抵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政府不自檢治而歸煩於上使宜忱曰夫六卿亞於三公國之大臣也雖不有檢治之事而必有無隳職事矣豈待人檢覈乎諍曰政府以坐不坐書啓而下法問則答以郎官不齊故不坐也堂上勤於職事則郎官自然整齊此非必欲檢舉而使之勤職也但以此書啓則六卿必自勤恪而亦有所警勉者也上曰此法在祖宗朝所無今始建議矣然新法必有其弊參贊官尹殷弼曰臣之直宿日四更日官報云南方有火氣臣起而親見之則果有赤氣如炬若進若退若滅而還熾甚為驚異近日凡自

上所為如經筵等事寢不如初其所以憂勤惕慮日接賢士而延



訪消弭之道多有不舉矣在前如經筵三時不廢今不如前臣竊未知  
焉 上曰近日果以祭齋累日不御經筵矣且經筵或朝或晝或不時  
無一定之規不可定為三時而拘泥為之也○傳曰大臣以為軍士等  
以穀草稀貴不能養馬馬多羸弱恐於中路或有顛仆之弊如行幸之  
際不能整齊則其於徵發赴邊何以用之自今隨番軍士入營之時各  
令整齊騎上馬毋令解墮○傳曰政府以六曹堂上坐不坐常常  
事甚未便自今勿書啓如有所聞則各別檢舉○刑曹啓曰全  
一正兵之女適內禁衛夫死奸驛吏此女以正兵之子論之則  
族罪不當死以內禁衛之妻論之則士族也又有私奴歐打女  
甥者在法歐本主期親者當死然姊妹出嫁者當降服此人等  
律耶傳曰收議于三公○傳曰邪正顛倒是非靡定之言果有邪類窺  
伺之弊矣然傳旨雖未及頒於外已布各司不可改也○御晝講講小  
學侍講官鄭士龍曰此書所云張公藝能自忍故乃至九世同居九處  
事接物莫如容忍不能忍則必至敗事古人云小不忍亂大謀古人每  
於忍字做功焉夫忍之功在凡人尚然况人君乎自 上亦當着力留  
意夫有逆耳之言則容忍而受焉以至處事接物莫不以忍為德則無



往而不可也若絲毫有所不能忍則事鮮不敗不可不慎也○劉毅劉

連宗等能執喪以禮特賜賞物以非士族識理人能執喪○京畿長湍

及平安道成川兩電京畿富平龍仁陰竹及全羅道錦山礪山咸悅等

邑連日隕霜○癸亥 御朝講讀續綱目 上曰范宗尹為相毅然以

國事自任雖為政多私然為相者以國事自任則豈是偶然者耶持平

任權曰凡人不能克去己私故不能以國事自任焉若克去私累國耳

忘家公耳忘私國事何有不濟者也國朝以廉清為名宰相柳觀石家

甚貧所居第宅不蔽風雨若值霖澍則必以雨傘自蔽而怡然

言曰如此霖雨無雨傘者何以能自存耶又有鄭昌孫為相居第宅

家累而至於接賓僚無其所常以清苦自持若於國事則毅然

任此等人可謂非偶然者也近來為宰相者其所居第宅皆華侈

舉朝皆然第宅非止一二此弊甚鋸此所以治私願家而無公國之心

耳領事南袞曰宰相以國事自任固其責也位居百僚之上其任最重

不以國事為己任則將焉用之哉然人之材智器局有長短高下之殊

若淺短之智隘窄之器輕計妄料而自以為國事自任妄有所建明則

其所建明者適足以敗事失政而已比如力弱之人強力舉重終亦不

能舉也



勝而已安能濟事哉若賢能有餘才器宏遠者則可以身任國家大事而無難濟之事矣權曰若誠於國事有自任之心則國事何患不濟乎夫相位百職所係若才智短淺者則果不能濟事矣古人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况宰相乎又曰自古人君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執心不固操舍無常故也臣竊觀前者上日御經筵又有不時及夜對孜孜不倦近來寢不及前臣不知何以然也夫人主經筵非但為講論書史以其日與賢士大夫講究治道補益弘多居九重接賢士大夫之時少親宦官宮妾之時多如此而又不御經筵則正言正事何從而見聞哉近日竊聞堂上人負服飾特命並典用紗羅綾段此物本非土產因此物價騰踊華侈相尚足以上干天災下召民怨也如此等事在所當祛而遷命復之臣竊惑之

筵初則三時皆不廢矣近者以為經筵不可以拘律或晝或夕或不時而無一定之規也近日之以不御經筵者以其大祭及國忌致齋也紗羅綾段果奢僭不可使服之矣然人之儀章各有等分在祖宗所定之制故特令復之前日亦非不服也戎服則服之故還命復舊耳獻納韓胤昌曰大槩大臣之任言論公平輔導君上薦進賢士而已上曰



以古觀之允為大臣無所建明於一時者不免尸位伴食之謂若以建明為敗事而反不如守故純默之人則人無建明者矣允有建明當慎之於前而周思熟慮可也南衮曰臣非以純默為賢也若材器短淺者則欲有建明反致失政敗事之弊不如純默守故之無其弊矣臣亦冒居相位自知才智不足其於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無所見效故欲以勤仕為任或三四日或五六日而必合坐比前稍數矣近日臺諫啓云吏工曹無事之地雖常時不坐可也此甚不察之言也吏曹天官也日官進退及百司職治皆隸焉工曹則宮闕城隍各處營繕橋梁川澤所治若不坐則不得而檢舉其事矣臺憲雖不得摘奸六曹堂上官則常時摘奸矣若以書啓為煩瑣則可矣以吏工曹為無事不必坐云爾則不可也 上曰六曹豈有輕重之異耶吏工曹亦不坐也衮曰或至七八日十餘日不坐者有之豈無廢事之弊也臣赴中朝時觀之六部尚書皆以未明而仕日入而罷臣以竒別聞知事常往禮部則無不坐之日也夫禮部乃外國朝聘之使所統屬也是時皇帝在外若禮部不頻頻仕坐則外人雖有所申請聞見之事不亦難乎我朝之事本不如此是豈夙夜匪懈之道乎大典日長時則卯仕酉罷日



短時則辰任申罷之法備詳載在此欲其至暮而猶不罷仕也刑官則  
必使獄事無滯訟官則必使詞訟斷絕然後可也 世宗朝二年空獄  
成宗朝亦有空獄之時也今獄多滯囚訟亦煩劇若不勤仕則愈滯而  
愈煩也 上曰前日已教矣獄訟之官當速斷無留然妄以空獄為心  
而欲速決斷則其間必有冤枉矣各宜以滯獄滯訟為慮以勤仕坐公  
明決斷俾無留滯可也權曰臣之意以六曹坐不坐書啓之事恐大  
體故啓之如前南袞之言恐傳者誤也臣之所啓之意豈以吏為  
可嘗不坐也 上曰近來觀吏曹用人如兵刑曹弘文館掌隸院官  
皆未差而近日政事時亦不充填此不計其緊不緊之處也如此  
之處當先充差也知事洪叔曰近來獄事多滯臣為刑官而觀之不得  
已官吏審察其事之曲直首尾然後斷之故不能速也且人心巧詐百  
端漸不如古之淳厚直者常少曲者常多皆誣飾虛辭連綿援引以證  
之為官吏者因其言而詳覈摘其奸偽誣飾之端然後曲直分焉其詳  
覈之間遷延時日故獄囚多至四十餘人積滯未決至為惶恐特進官  
韓亨允曰臣曾為漢城府堂上今而再任則詞訟倍之可見人心之巧  
詐益甚也無情者自飾虛誕之辭欲售其奸官吏不得已徐究其本末



曲直然後斷之故果有遲滯之事也且郎官不可數逾哀曰非徒獄訟  
之官不可數逾百司皆然古者如郎官不得移差須過三十朔而後乃  
適焉今則適代煩數甚不可也 上曰前日果駁人煩多故不得已相  
推移填差以此政事之日亦頻數今則已懲其弊矣淑曰刑曹生殺所  
關之地其任重焉郎官數適此甚未便新官代任其於前官所為之事  
必詳其本末然後決斷焉如生殺重事若有所眩誤不能詳察於前官  
之所為則其害多矣亨兄曰年少不諳於事者遽任獄訟之官上幾又  
移他司如此而欲使獄訟無滯得乎淑曰任權所啓經筵寢不如  
甚當不廢經筵則接賢士大夫之時多矣 上曰前時公事不煩  
三時不廢經筵今則雖不煩御經筵公事亦滯而不能詳者有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自古人主孰不有初克終者鮮焉今時則非  
之比乃更張之日也尤當慎畏勵精須倍於前日人心操捨無常自  
上若不如初而漸有所不克者則下人孰有自勉者也亨兄曰唐太宗  
英明過人之主也而魏徵以十漸為疏以戒大抵人君靡不善於始而  
怠於後須留念 上曰邇來災變屢興今方正陽長養之時連日隕霜  
不知厭咎何由淑曰霜降不以其時古人以為災異之最大也今當春



耕立苗之時有如此之異非徒禾苗多傷田麥亦傷不能成熟果木皆  
被其傷如此災異古今所罕 上須恐懼修省日新日念韓胤昌曰經  
筵不可不數御若公事則雖多積滯細瑣之事不可一一親莅之如經  
筵則不可一日廢也袁曰以經筵為重先治本源可也然視事聽政萬  
機所關先治本源雖為要切萬機之煩不可不留 聖慮也袁曰以經  
筵為重之言大槩然矣然自古人主朝視其國政夕聽其庶事若  
之事則人君不必親決之如國政庶事之大則豈可盡委下人乎  
獄官而觀之情或有可怒之事而其於法也有不可免者頗多法  
但執之而已如此之事須自 上裁之然後情法並行而無枉屈  
也 上曰經筵與視事不可偏廢也徒有名而無其實則不可治  
本源也且庶政庶事亦不可不聽也袁曰人主之職在得人而已勞於  
求賢逸於得人罔敢知于茲文王之事此萬世通軌也然若人主不親  
庶獄庶事則其情法之可怒者何從而知也况生殺予奪皆有人主出  
非在下者所得而自裁也○臺諫啓掌令李謙門地微賤人物不合請  
適之憲府啓同知中樞府事李繼福職兼副揆管此鄙陋之人也奉常  
主簿趙演貪污不可置諸朝列請並改正 上曰臺官被論不能相容



李謙則可適也餘不允○日冠內黃外白隕霜氣候凄慄○京畿永平  
通津連六日隕霜平安道成川兩道孟山寧遠熙川等邑雨雪寧邊隕  
霜全羅道樂安連三日隕霜○甲子大風○親閱于箭串○隕霜○流  
星出天市垣入大角星狀如拳尾長四五尺許色赤飛星出天市垣入  
貫索星狀如大梨尾長五六尺色白又出天樞星入勾陳星狀如拳尾  
長五六尺許色白○全羅道龍潭縣連五日隕霜○乙丑三公議啓曰  
正兵女子本系雖賤既爲內禁衛之妻當例論士族婦私奴五十內歐  
本主期親以婦人內夫家故出嫁則當降服但以五服之制論之至  
於天屬之親則同是兄弟無男女嫡庶之別若援出嫁之例而降服論  
之則恐非律文本意○憲府啓前事依允○以鄭應麟爲司憲府  
俞炯爲司諫院正言○隕霜日暈○京畿仁川南陽江華富平陽川  
衿川忠清道沔川地震全羅道長水縣連七日隕霜忠清道大興縣民家  
有牛生犢後脚大節之下又生二足○丙寅政院以咸鏡南道兵使啓本  
啓曰在前間延茂昌來居之胡開論時不得有驕傲之辭但淹延不自  
引去而已今觀啓本則金朱成哈逢當兵使遣人開諭之際以兵六十  
自衛居其中據床而謂曰汝之生死在吾處置中軀命可惜後勿



更來汝國若欲使我不得居于此地則我亦為汝國患應不淺汝當  
還報汝國其為言辭至為傲慢待秋成驅逐事大臣已論啓矣國家受  
辱今非偶然當各別措置兵務傳曰彼人等辭極倨傲雖百端開論  
不自引去不可不驅逐矣然若驅逐則必開邊釁若不驅逐則終為我  
患必如三浦之倭也來初十日朝啓後牌招曾經政丞議政府全數六  
曹判書漢城府判尹及知邊事宰相議啓可也又傳曰元子冊只  
有贊儀東西贊唱年幼恐不能拜禮宜各別以一人侍其側隨而  
使為禮如何此雖非禮文亦不可不慮者也其問于禮曹○丁卯朝  
賀 聽朝啓○領中樞府使鄭光弼領議政金詮左議政南議  
政李惟清禮曹判書權鈞左贊參柳聯年兵曹判書高荆山工曹判書  
黃衡刑曹判書洪淑戶曹判書韓世桓吏曹判書沈貞漢城府判尹韓  
亨允右叅贊金克福兵曹叅判方有寧知邊事尹熙平兵堡金錫拓等  
議曰彼人等言辭傲慢擅入我土固宜舉兵征之然在我之事亦當先修  
然後可矣若防禦諸事不先措置而妄舉驅逐之師則後日為患將不  
可支九事比前百倍修舉然後仍觀年穀豐稔而更議何如且聞土兵  
單弱防禦諸事及充完土兵之事請令兵曹措置 上曰大臣之議當



矣如此事慎重可也其使兵曹措置○御夕講講論語同知事李沆曰  
 古云吮癰舐痔柔惡之人也殺父與君剛惡之人也人君當察其邪正  
 曲直審其志於道德功名富貴之有異而進退之則患得患失之流寧  
 得而進用乎侍講官鄭士龍曰人君豈不欲審其邪正進退之間哉但  
 患得患失之人其初媒進之時善候人主好惡百端逢迎而干進焉人  
 君於此亦當審察也沆曰利口之人以巧飾便給之言善為形容以混  
 淆是非使人眩於邪正之間臣以前日之事觀之人爭以言辭為自  
 以為正人君子也然觀其行則皆邪慝陰譎至於學生多以默坐以  
 手不披一卷書自以為真學者故學者不以多識前言往行為業以  
 飾言飾外為事因此而驟陞為美官故人爭相尚風俗已成不可  
 自 上當辨定是非使歸於正可也 上意若不堅定是非而明  
 正則臣恐有不可言者矣昔者孔子之誅少正卯也歷數其罪門人有  
 疑之者孔子以辨明似是而非者以解其疑大抵似是而非者不可不  
 辨明也士龍曰紫之亂朱有目而可見鄭聲之亂雅樂有耳而可聽若  
 利口之覆邦家者則無形可驗此人主之所當深察也頃者之事以言  
 貌觀之可謂正矣以行事觀之邪慝如此此輩之事自 上亦已知其



為邪慝矣然人心操舍無常願自今堅定 聖心久而益固毋使奸人  
復得而窺伺也昔宋高宗知秦檜之奸則曰不復用矣而終不能去以  
致其禍人君可以鑑矣 上曰一時崇尚之如何而已以利口便給之  
言為尚則如彼以實德實行為尚則如此雖利口便給之言若其言正  
直則不可棄也果然前日之事則徒務名而不務實也○戊辰 御朝  
講 上曰江原道山深故常時早霜早雪然此正陽之月也而雪  
又連日隕霜時今失序然也隕霜猶可懼况雪深七尺乎近日之  
此甚為驚愕知事權鈞曰災異之作不知所由然上下固當警懼省  
如此則必有轉災為祥之理也天心仁愛人君示之以災非害  
如警懼而修省也若終不改悛則敗亡隨焉天人相與之際固非偶然  
若有一念之差其謬甚大雖毫釐之間當致戒懼也○御夕講○日暈  
○京畿廣州振威及全羅道全州等三十四邑隕霜○全羅道鎮安高  
山臨陂微雪○己巳御書講○御夕講侍講官金瑛曰我朝 祖宗專  
以禮樂為務至 世宗朝禮樂文物始大備稱為大平女樂雖不如古  
樂人子之於父母若欲奉歡其心則必用樂和樂之今以男樂為用有  
母者終不以聲樂慰悅其心今京用女樂者蓋為 慈殿也不廢於京



廢之於外非上下相通之義也大抵有母者必以女樂為歡今不用女樂人心不和良由於此且時序易逝奉歡 慈殿不可緩也當設進豐

呈而於兄弟之間極其和樂則民之在下者自然感化樂易矣典經李海曰金瑛所論以其重禮樂也然女樂不可謂之樂也豈能以此而致

和哉○憲府以文城正上言回啓曰文城正之母為廢主所淫因臺諫之啓黜于門外奪爵牒文城訴冤

事下憲府故有是啓此事難明騰播已久不可輕給職牒宜與朝廷議處 上命

政府議啓史臣曰文城之母即南川君之妻也廢朝時出入宮禁多有醜

聲後臺諫請黜都城因收職牒至是文城上言因言於承旨曰吾 體

甚肥大年且老嘗有是事文城出承旨曰廢朝所喜私者率多肥云

耳○日有暈○全羅道錦山等九邑下霜○庚午弘文館啓修堦 世

良以龍潭縣令在外請令除交代上來傳曰依啓史臣曰世良曾 弘

文館校理正言尹自任駁之出為龍潭縣令至是為修撰世良從妹 弘

有淫行世良常與之私一鄉傳播曷平人柳沃公然言之因此播諸朝

著自任之論蓋因沃所言也○有政 上曰議政府贊成有闕一品非

他職比雖不備三貞亦可注擬也時從一品惟洪景舟權鈞而已

不得注擬故有是教以洪景舟為左贊成史臣曰己卯年間 上厭士林所為密



令景舟入直于忠勳府直房因引訪朝廷之事景舟又與外廷宰執遂  
譖光祖望重一時人咸歸附疑有非常時趙光祖爲大司憲方請削靖  
國功四等上益疑之以密旨授景舟示諸宰執略曰靖國之臣皆有  
翼戴之功今以四等爲無功請削是必欲區別其人然後抄出有功之  
人論以擅廢燕山之罪則卿等爲魚肉次及於我景舟袖密旨示諸宰  
執往鄭光弼家示之光弼不肯見曰公不見柳子光之事乎景舟退  
其餘諸公則云 上意如此那有違拒於是 上乃密召景舟以謀  
南袞由神武門入丕顯閣抄名士可除者列書之每一人分定武  
名召集闕庭將加推殺議已定矣光弼至曰臣頃在廢朝頗見  
禍十生九死僅乃免焉及遭 聖明豈料復見如此之事哉且此軍自  
以爲上有 聖明意爲無患恣其所爲遂使朝廷不安然其堅僣無根  
據締結之難若治其罪一獄吏足矣臣不佞待罪首相致此年少之人  
橫恣竟至於今罪專在臣因涕泣爭之 上意稍解光弼知南袞主其  
謀直視之有不平之色袞自以斯文之望慚悔遂托疾還家厥後上  
責免光弼遂相南袞政府東壁以缺以景舟特授○日暈兩珥內紅中  
黃外白○京畿水原隕霜全羅道和順縣兩雹珍原任實長水縣下霜



○辛未政院啓曰宣陵典祀官尹時豪急死祭物及熟手皆在傍犯染以其奠物用之甚為未安以其意製文徐徐退行其祭可矣然明日乃大祭闕祭亦未安即遣史官收議于禮官及大臣更備奠需而送行祭何如且陵參奉皆已犯染勢難參祭入番忠義衛二人給馬以送何如傳曰不可以典祀官緣故闕祭即召禮曹郎官問于本曹堂上政院又啓曰典祀官不可以不致齋者差送香室入直官負給馬以送何如上曰然傳曰前者文昭殿入直忠義衛急死而不親祭至於猪掘柩陵祭上及宗廟牛羊之死意必示警而皆親祭此事雖與彼不何如改備奠需止行明日祭耶遣史官并問于大臣其議云明日之祭改備奠物而行為當但上陵之禮行之於平時則固當矣若偶然而死非如犧牲示謹之類而特為此別祭則恐歸怪誕也禮書議云典祀廳亦犯染不可備奠物姑別設典祀廳何如傳曰恠誕事未之知也非但以人死故欲行之拜陵乃常時之禮今遭此變心所未安故問之耳人物果與犧牲有異大臣之議亦當也○憲府啓曰宣陵典祀官雖不可指的因某故而死然祭物典字者卒急至此不可謂在天之靈不驚動也臣等之意以為當問于大臣親祭傳曰予意亦如臺



諫所言也以此已問于三公三公謂非若犧牲示謹之類為此親祭則  
恐歸恠詆所謂恠詆之言予未之審也典祀官之死非如奴隸之死在  
天之靈亦豈安心乎予非但為人死而欲親祭也當召三公問之因召  
三公及禮官議○領議政金詮左議政南袞右議政李惟清禮曹判書  
權鈞同議啟曰宣陵典祀官事臣等猶為驚動况上意乎然為是而  
即行親祭則似不可此非畜生之類今遽如是則衆心不無疑惑上  
陵雖可舉而因此遽行則臣恐人心搖動而邪議或生也南袞曰非  
犧牲之類人則神靈具焉謹告必不依此而至有病之人卒中風水惡  
氣而死何有闕焉且不可遽謂在天之靈驚動也不須為此而行若  
擇日 上陵則於理當矣傳曰其初問意非為典祀官之死而欲親祭  
也恐其在天之靈驚動當擇日 上陵仍傳于政院曰二十日內欲親  
祭其速擇日南袞請過大禮指王世子冊卦也而行傳曰冊封大禮予非不知  
心不安故欲速行耳行大禮則動樂受賀而後乃行親祭心得安耶○  
命除六曹進上例手陵日六曹有獻此舊○京畿水原民家有雞生雛三  
足三日而斃○壬申都承旨尹希仁啟曰船搶諸事京畿百姓豈無弊  
請令留衛軍二百五十名以備船搶俗言乃御船之所可之○承旨金希壽啟



曰考禮文則拜陵時隨駕百官以時服往還

時服即黑衣

先朝以戎服往

還不知何為而可臣等意以為恭順陵英齊陵則道路脩遠或犯夜或

經宿故以戎服隨駕但前年拜陵時議者以為當用時服而行還宮時

則用戎服此亦非盡循禮文何以為之耶且以禮文考之香及祭文前

一月摩司預受而往陳之今則必偕大駕而去大駕入大次則陪去

人奉持香祝久立于外頗有褻慢俟大駕入次輒令大祝奉入陳設

何如傳曰時服事諸執事百官預先到陵故本不預論也侍臣則只除

挿羽而時服戎服亦不曾論也依前例為之可也將士則可挿羽又

傳曰在前祖宗朝皆以戎服隨之自反正後只余挿羽而已前年九

月有言之者宜令侍臣時服以隨其詳考以啟希壽啟曰考日記前

年九月初五日趙光祖為大司憲時所啟而上即從之此非廣也

傳曰前年臺官曰可從禮文予亦以為上則冠服而下乃著戎服不可

故從之耳今當依祖宗朝之例而行之史臣曰以時服隨駕此從禮

文也而希壽必欲改之敢此啟稟其疾善趨邪之意可見矣○癸酉有

名李信者突入闕門叫呼承旨欲上變請面對政院以聞傳曰承旨承

傳色等宜屏入參問以詳問之則乃金湜亡命事也史臣曰湜嘗以信



擬諸張橫渠推心置諸腹養於其家待之如已子云湜之無知人之  
識亦可知也又云湜在逃投金大有家大有責其大義不肯許接云又  
曰已卯之禍唯先祖怡然就死其他諸人或逃匿亡命或以逆誅湜亦  
卒為李信所賣為人之笑○上御思政殿召領議政金詮左議政南袞  
右議政李惟清義禁府堂上權鈞沈貞孫澍李行入侍簷下李信之言  
曰臣乃樂安官奴也自少削髮為僧入香山丁丑年間出山乞糧  
三角山中興寺聞金湜愛憐僧徒往見之湜方與弟子講論近思  
問我根脚勸我退俗受業即令築土宇以接之教以大學讀畢出高  
州山寺乃前年正月也十一月間聞金湜等受罪謫來善山仍就所寧  
都泛龍家則龍云今日間上典必到矣都泛龍嵩善正奴也湜之臣即  
子德純乃嵩善之胥也臣即  
往見之湜已到矣見我甚喜即令饋飯仍率我歸善山留一日送我于  
京中其母家曰勿叢雜言但知吾母安否見四寸妹夫朴仁誠問京中  
消息速還可也臣到湜京家問其母安否又見朴仁誠則書寄別二張  
給之還還奪云四寸沈澧當持去矣臣與沈澧同往忠州住孫忠順衛  
家先許斗糧送我于善山行到鳥嶺逢嵩善正奴鵲同囑我云湜昨昨  
已逃亡汝勿入去臣聞其言還到尚州金世温之家其里居儒生金胤宗



云湜則已逃好為之矣爾當往朴世熹接家世熹欲見汝臣與胤宗偕  
到世熹依接處又見于報恩王來院乃世熹移配平安道時也世熹云  
金胤宗常勸我以逃我實勇健若文逃則上必驚動我則雖死決不  
可逃也然汝可率我以去也臣意以為我非其奴屬安可冒飢寒而去  
也遂退前日崔湜見我云汝若艱窘當來我家故遂往懷德縣其妻父  
之家則湜在矣見我頗喜云汝知金湜逃接處乎臣答以不知湜云湜  
必往茂朱吳希顏之家矣仍給糧令往希顏家問湜有無湜雖不  
還于我家勿復為僧仍言朝廷奇別曰聞沈貞以走肖大夫筆之  
之於闕內上見之頗驚其後往洪景舟家乃曰上之孤單人其知  
之手景舟遂出袖中內出之書以示之貞大喜曰如此等事聖  
已知之欲與景舟同往南袞家景舟不往其後貞使人覘知景  
南袞之弟而亦往焉三人鼎坐共話後往鄭光弼家乃言之光弼曰  
上之待此人固無罅隙安有此事乎遂至十一月十六日由神武門以  
入乃構讒害汝以此言往說湜臣聞其言往希顏家湜果在矣乃正月  
十二日也見湜悉傳湜言湜曰我已知小人所為之事但不知其何以  
為之今日始知其詳也湜疾沈貞謂余曰吾之第二子德純壯勇人也



謀欲射貞我嘗止之矣汝與此子可作刺客金胤宗有寶劍將此劍先  
余沈貞又除袞及景舟則事頗易矣臣聞其言留二日湜率我同至靈  
山李中之家中亦云吾妹夫金億之頗壯健能以手鑿壁湜倒說云丁  
白即白近日艱苦矣一邑可肅聚三百餘人如此類若合三四邑則起  
兵亦易矣自此家向靈山中路到居昌川邊馬上談話間叢說云元起  
兵亦易而非偶然才幹終難安靖二月晦日至留住李中家乃與弟  
子也湜三月初生與中往茶原衙內臣則在李中家湜之向茶原不  
言其所去處李中奴勿才言之故知之同月初五日自李中之家離叢  
時中已還家拘留不送臣恐被害遂逃上來且臣聞湜欲隱接于朱  
吳希顏家李允儉為寧海府使其衙內亦可往接朴英為金海使使其  
衙內亦可往接順天居趙愈知家里其叔母家在焉亦可往接昌寧沃  
野居河珽家及珽父母家亦可往接也 上覽供辭訖曰更宜窮訊疑  
處信答曰臣當以實白焉臣初供云自李中家逃來實則金湜去正月  
十二月間在吳希顏家語臣云我等事專是沈貞所構若先除沈貞則  
事必好矣觀汝性直又不愛身若使為刺客則汝可當之臣初不識刺  
客為何語問之則答云刺客者以劍出其不意刺殺人也汝能為之手



臣曰事若容易可為則敢不唯命。湜深喜焉。其日夕與希顏潛語云：頃者事專由沈貞南、袁洪景舟，除此數人則事甚好矣。須依湜指揮為之。十五日湜率我到靈山李中家中，舍臣於外廊，仍與湜張燈夜話。夜半令孽弟召臣而入，湜語臣云：汝能除去沈貞則事好矣。李中亦云：頃者往來京城朝廷之人皆是傳粉婦人，時勢可笑。因執手撫背云：汝是勇者，頗有用處。因饋酒。湜又語臣以張儉亡命、孔褒容匿一門爭死之事。及伍子胥復讎之事，臣許諾自是。以後晝則各在夜，必相聚。三月初生，湜往恭原，臣獨在李中家。朴連中金德純又到共宿一房。連中、貞家，在門外覘其出入。昏夜持劍突入，從者必散。事何難濟。德純云：雖非劍可以射之。臣荅云：吾當依所言為之。約以本月二十日同力舉。連中德純則向漆原，臣則歷到開寧。嵩善正奴家仍見嵩善正傳。德純息留三日，又歷全義訪崔濩，不見。還向前所歷嵩善正奴家，知連中德純等已上京。臣亦直到于京，接南大門外權經空家。見經語以所謀。經驚曰：柳淇若見汝，必欲擊殺。須遠避。臣初約時以為舉事後歸錦山、橫川、懸地山深土厚，可居。欲在此觀變。且湜自茂朱到開寧，都泛龍家執筭以占。因笑之。翌日乃曰：當不以在二三年矣。然不知指何事也。且臣



初與沈澧向慶尚道時持弓劍到陰竹路上談話有語云古或有事不由上而中間謀害善類者若然則可擊殺以走遂以所持劍授臣今急往澧謫所付之 上覽供辭還下沈貞曰彼澧輩臣知其志可取故深相好之澧亦來往臣家相從其後有朴耕事趙先祖金澌亦參謀被囚以年少皆不被罪自是以後臣疑其為人也然猶好之而彼輩逢時位亦漸高所為每與臣異是以斥臣然臣則無嫌也退計五六年間澧家有僧來學食松葉多知佛經澧頗重之臣亦欲見之未久所謂來臣之家求見見而問其所學者以讀大學語頗不俗且言能以米一升食五日仍與米一斗及紙馬厥後聞其善步行併二日澌尤頗以信字名之澧之所重臣素知之今李信所言固不妄也尹希一啓曰李信初招云崔澧曰自 上欲易元子國將日傾此言甚不祥不悉筆之於書 上曰此言乃欲驚動輿情也崔澧今何在其可問之李信曰崔澧賚糧而出欲遊智異山實則欲往見安處順及金淨計也金澌則隱于河堤衙內嘗曰吾京家亦可隱且曰李長坤則能步故逃出易矣吾不能步其何逃乎 廢朝時長坤避罪而逃 上曰金澌崔澧其速搜捉南袞曰澧則姑遂窮問往捉未晚 上曰澌則可往捕矣南袞曰亡命之人古



亦搜捕今可得捕尹希仁曰李信招云京中奇別皆自鄭光弼家來  
上不答袞請拿權經以問 上曰金湜往處既知之何以搜捉南袞曰  
李信之來京湜必知之當不留河堤衙內矣湜之子來京此可捉來李  
信曰朴連中乃嵩善正家婢夫而武人也亦必在嵩善正之家 上曰  
湜子及朴連中其速捉來尹殷弼曰湜妻四寸甥沈漳沈澧等亦可捉  
問 上曰可李惟清曰亡命而教妄言是輕忽國家也臣聞彼輩謂此  
事非 上所知必中間小人所構禍也且前於經筵彼輩曰雖非又臣  
猶可入經筵 祖宗之法不必用也豈不過甚乎南袞曰可罪之  
根脚往搜則必可得也且使李信為刺客者是嘗為弟子故也沈貞曰  
朴連中家人已捉來問其去處何如 上曰可尹殷弼曰沈漳沈 則  
已捉致金德純則不得捉也 上曰問三公可也金詮曰宜問德 所  
在於澧等也 上曰欲捉連中者欲問湜在處宜急遣都事令捕金湜  
金詮曰臣意亦然李惟清謂都事曰汝往恭原宜先繫恭原之倅而後  
搜捕後或為婦女服以隱又不無隱於疊壁之間并宜審去且令先聲  
若將過恭原者也南袞曰於搜湜節目容接人罪目已書之矣其容隱  
人等拿來何如尹殷弼曰吳希顏容隱金湜今雖不捕湜當拿希顏以



來且湜又不河珽衙云湜若不得亦宜拿珽以來 上曰可尹希仁  
謂三公曰李中亦當捉問南袞曰可捉來李符謂都事曰爾往茂朱  
等處若不得湜則即囚主倅而後往他處可也 上曰在前獄事若大則  
臺諫長官入參例也今亦令人參南袞曰金湜聞朴英出宰金海深喜  
云彼必前與英交故乃爾然朴英亦曾經二品大夫也聞信一言往搜  
其衙則恐外方人騷擾也且信云湜定往恭原此則可搜也金海姑  
勿問可也 上亦可其啓南袞曰臺諫參鞫則必備問事官於是  
士龍蘇世讓為問事官袞謂李信曰宜盡汝所聞而慎勿以誣妄之言  
啓之信曰臣何敢不盡所聞乎盡載前所供矣但雖盡言所聞況若云  
皆非我言則臣以獨身何以爲也彼起軍作亂事臣未細聞大既則然  
矣且洪順福云我安得爲萬古無媿之事乎沈禮供曰實不知德純去  
處問權經經供曰臣常受業於金湜之門李信亦湜之弟子也以此相  
知已久今月初三日信到臣門內家塾相對話後出寓南大門外家見臣  
弟權緯言湜云此事豈能以乎將有篡奪之計必出於沈貞臣聞此言  
驚懼慮有大事遂遠李信不見 上覽下推官更問經曰汝宜盡言經  
曰臣言與前供無加減但信見臣弟緯曰湜云若有篡奪之事則我當



使汝為突擊將柳淇朴仁誠亦可當一隅緯將此言語臣臣得聞之李信

又曰吳希顏常語臣曰老泉先生老泉金謂汝為信混字也凡事汝當慎重為

之今奸邪沈貞等既請殺趙光祖放逐諸君子光祖以聖賢為學志在

蒼生憂國如家者也老泉學術亦豈多讓於宋七賢也中原則刺客事

易為我國人氣象殘劣未有能之者然驍勇者持寶劍擊刺何難汝宜

刺殺數奸而保存老泉先生也史臣曰信詆混亡命之狀無所不至天

怒方甚褒貞之輩從傍陰助使大禍蔓延於士類言之可謂於混○上

欲於二十日祭宣陵漢江因雨水漲上曰有人來言水漲乘船世危

且今有大獄曾欲拜陵將何以為也其問于大臣南袞曰臣等初意亦

以為未便但上之拜陵於禮至當故不能啟止上曰予意未○故

欲親祭今適有獄事且江漲勢似難也袞曰乘船甚危臣意親幸土○况

今農時其弊不賞斟酌為之何如金詮曰凡祭必齋戒而今臨獄事親祭

似不可權鉤曰既以欲祭告之今雖未可親幸當遣臣而行之上曰

遣官行祭沈貞曰混之所以嫉臣者以走肖大夫筆之讖落之于闕庭

故也此即崔澮所以語李信之言請拿推崔澮臣若不為澮何從而知

之此言書諸史而傳諸後則臣何容於天地間乎且狂夫萬一落之于



內則自 上聞此言必亦疑臣為之矣不知信有此事乎 上曰走肖  
之語今日始聞也南衮曰非衣君子智走肖大夫筆之語已著於國朝  
寶鑑也非衣指裴克廉走肖指趙浚愚人妄以此為言何足數哉然可  
拿問崔澐 上曰宜速拿致崔澐而問之沈貞曰供辭云將有篡奪之  
語心甚未安請避嫌南衮曰非徒沈貞未安臣亦寒心 上曰豈可以  
其言辭避尹希仁曰崔澐本家在全義歷搜其家而仍往捕于今 配  
所何如 上曰然權經更推供云李信果與臣無所言惟與臣弟 言  
曰金湜云古有走肖大夫筆之讖沈貞乃拈出是語致有此事臣聞其  
言驚懼即往與柳淇議焉淇曰無事推送可也奪其妻隱置不許 我待  
可也柳淇供云今日月不記隣居妻子權經來訪臣仍言我為本 信所  
誣臣問所誣何事經荅曰信昨昨日到我家云無所依托至為窮窘幸  
為我區處生理哀乞不已我信其言而憐之謂信曰我有田庄在晉州  
汝可往依而為婢夫居生仍許姑留南大門外家信率其妻及甥投接  
仍止宿夜謂其妻曰汝當隨我往晉州居生其妻不肯曰汝初欺我携  
入京今又欲轉往遠地我不能從汝矣信曰我欲住京但金湜亡命時  
我實導去若事覺我必得罪故遠避耳權經曰不但如是謂我弟緯曰



金湜吾實引逃湜曰不久將有大事汝當為突擊將柳淇朴仁誠等亦  
可當一隅臣聞大駭謂經曰此若發覺非小事信若又來汝須報我經  
曰信疑我等執捕必不更來南袞私謂沈貞曰吾等於此事雖平心持  
論人將謂於自己謀害之人豈能無私愠乎可辭避成雲曰此事雖干  
於今公等有開國家不可避也 上謂左右曰其令委官右議政李惟  
清同臺諫參鞫○日暈是夜月食雲陰未見○甲戌右贊成李繼孟請  
辭不允史臣曰繼孟俊邁豪放不事檢束趙先祖用事時年少之軍指  
為浮浪為兵判贊成俱被論落托病歸鄉聞先祖等被罪語人口年少  
之人不識世變妄自恣橫其及無恠惜乎姜士浩不在也有一微寒之  
出何恣橫乃爾乃指弘文校理梁彭孫也彭孫實愚妄人也嘗兩吏  
曹佐郎時見繼孟不禮焉士浩則渾也不得為年少人所與永歸家  
路出湖西抵清州適逢都事朴世喜及邑人韓忠談話酒半韓朴謂渾  
曰今公當罰不得為士林所容令公當罰以大鍾滿酌而進渾輒飲朴  
又謂曰令公歸安鄉貫是士論未峻之故也渾出韓忠遂率渾妓去渾  
到家憤恚疽發背死一時驚惋以韓朴是日所行蠻貊無異云故繼孟  
嘆其不在○左贊成洪景舟再辭不允史臣曰景舟與南袞金銓宋軼



沈貞等打盡士林自知奸邪之罪不容於神明故力辭然其辭之也反有以固其位寵也痛矣哉○李中供曰去正月晦日自京還靈山本家則妻云舊相來徃僧人乃於本月十八九日間乘昏來報云金湜亡命無所歸處今到一門驛使我通諭旋往率來不勝人情潛置孽弟八孫之家翌日夜半潛往見之湜云亡命以來奔竄山間不知所向因李信尋到汝家汝妻容匿蒙賜實多然不自安將向他處聞汝今日入不留守耳吾答云業已來此且有師生之分窮而歸我縱受罪累何忍拒之請留數三日但吾家近官舍慮為人覘知不可以留厚資糧饌令速還山湜又留四日而去莫知所向李信乃於金湜出去日還來問湜云處答以不知李信亦留二日而去居五日信與金德純等又自丹城不翌日乃去金湜留家時與李信兩夜聚話湜只言張儉事餘無所問答云李信更推供辭云去正月爲見崔灃徃懷德金淨奴家儒生洪順福在矣吾聞順福云聞汝被囚受罪何以得免乎順福曰只被繫見放而已頃月之事為儒士者宜極言而死卒不果可嘆萬代之下洗恥之事可得為之乎不顯言其由故未詳知焉且金湜在李中孽弟家夜半話懷李中云在京時聞朝廷因天變與宰相議得宰相皆以固邊對湜曰備



外而遺內將自潰亂矣因大笑湜且曰若起兵則須書趙氏字投之李  
長吉及名不記諸人家必相蜂起勢不自止其言辭首尾未及詳聽湜  
且云刺客報讎之事中原則多有之我國人心萎弱無有敢為者昔有  
托以獻圖而挾劍報讎不惜其死豈不貴乎以手指我曰此人勇敢不  
愛其身可當此事○日暈○黃海道平山兔山等邑隕霜○乙亥  
朝講正言俞炳曰頃日政事崔世珍為正夫正者一司之長官也振治  
一司之事人物須得合當者為之然後人順從而事得理矣世珍之為  
人不合於長官請適 上曰崔世珍前者已為正被論而適今副一之列  
無當次人且世珍不可棄之人而為三品亦已久矣豈不可為正乎領  
事南袞曰六寺七監之事正乃振治而其位則參議之次也擇用之言  
實當矣然臣前與世珍同赴京師其為人文學亦不淺也不獨解解史文  
漢語而已中朝人文談頗能解聽其多識可知矣今雖不可謂甚合長  
官然前既被論而今亦被論豈不自懲自今激勵猶足為一司之事矣  
史臣曰滿堂所論非碎瑣如崔世珍之事則必擊李信所告之人更無  
嘉言謹論有補於朝廷之語此豈非袞與景舟之奸邪有以摧折者哉  
嗚呼痛哉○臺諫啓崔世珍事憲府又啓曰軍資判官慶緣為人儉細



有類市井之人前為司議時已在沙汰之中此人儉細人孰不知之銓  
曹以此人擬望亦非矣不可齒列朝著請速改正並不允○李信更推  
供辭云今四月初五月間來見權經經云汝詳知頃日事由乎答以不  
知經云專由沈貞以走官大夫筆之讖投之闕內致有此而沈貞之子  
來接近隣若知汝往來則必生大事况吾曾說邪不勝正之語已播臺  
諫之耳吾兄弟恐不免禍吾等豈無計較勢有所難汝毋為生疎之計  
速遠去無留我且云金湜今我及德純連中行刺客之事我到京與德  
純連中相違事必不濟欲還剃髮歸山經曰柳淇若見汝必欲擊殺宜  
速避去日不記訪權緯于南大門外家饋我朝飯因問曰聞汝從金湜  
而行愆乎汝不可向吾諱也答云果然矣緯曰湜亡命所計何事答曰  
湜云亡命豈是惜命萬一欲正此日之事隱忍至此者不欲浪死耳且  
云如權鉉李世銘雖多何用朴仁誠柳淇可當一隅而汝亦可用緯答  
曰恐他人之聞此言也豺狼雖暴可以易擒鼠雖微物入瓮則可忌開  
說此言而已他無所言權緯供辭云去戊寅年四月間往來金湜家始與  
李信相識信數來乞食因此相從頗慣自去年春相別後絕不相見至  
今年四月初四五日間信忽來訪我於南大門外妻家迎入對話仍問



近在何處信曰飄轉東西無以爲生今來見汝欲依汝田庄以自給焉耳荅曰往吾晉州家爲婢夫以居又因問其所從來信云金湜亡命我實隨行因譽湜聰明多說朝廷事曰去年春沈貞摘取走肖大夫筆之讖投諸闕內致有頃日之禍將不出數三年此輩作亂則吾當有事觀汝勇悍有類田霖可使爲突將朴仁誠柳淇亦可當一隅如權鉉李世銘等雖累百人將安用之且言張儉亡命伍胥復讎之事吾聞之驚駭曰汝容匿罪人終何以處之不慮事覺乎信曰若事覺則容接之家亦受重罪彼掩護之猶懼不宥又何虞焉又將湜寄置可信處矣會訖即辭去是日因事入城歷見兄經備遺信言權經更推供辭云走肖大夫筆之語專不與信相說權緯更推供云與李信互相問荅則的實矣恐他人聞此言之語則李信與我言曰此言雖與汝兄慎問漏洩只聞此言他無所說沈澧更推供云於忠州地金湜奴家與李信相離時信請借吾所持環刀以備盜賊故只給此而已他無所言權經刑問一次供云今四月初三日間李信來見于門內家問何從而來荅云來自慶尚道又問爲何事而來信曰古有走肖大夫筆之讖沈貞拈出投之闕內又往喚洪景舟與南袞等共議以啓致有頃日之禍吾承金湜指教與



金德純朴連中等潛來于京通諭湜徒如柳淇朴仁誠仁謨等同謀刺  
殺三人吾荅曰事或不濟汝則脫身躲避如我者有老母焉往乎沈貞  
子來接近隣事跡若露禍且不測汝不可留住吾家况吾曾說邪不勝  
正之語已播吾兄弟亦難保朝夕汝速剃髮遠去只說此言而已走肖  
大夫筆之語非吾先自發說乃李信所言矣○酉初日無光有白氣掩  
日乍開乍閉日輪若動又黃氣陳陳如浮雲飛行于天○日暈日閉有  
珥有冠有戴白氣貫暈○丙子傳曰獄事甚大當不計日次刑若留  
之則為老獄而不無言語相通之理矣金湜未可必捕而告人李信云  
湜不得行步必騎馬而行此言似有理即書諭八道令設盜直多方搜  
捕禁府堂上啓曰此非正犯人而事干或有未來者日氣亦熟若治之  
急而或隕命則恐不得其情請從容詳悉推問 上曰然○御晝講○  
日有珥○臺諫請改崔世珍慶錄等職屢啓不允○全羅道列邑及江  
原道春川狼川麟蹄等邑下霜史臣曰可知時世之慘自此無日不霜  
吁○丁丑 御朝講臺諫啓前事並不允○命召兵曹判書高菴山教  
曰允所以為兵官以軍務重事必先規畫處置若急有變便可即應  
者中原及邊方不無邊釁之兆若變生不虞則雖可以土兵用之京軍



亦不可不用須豫整軍備以待不時之變習陣時大將及部將等無擇  
文武精揀擬望俾預習陣應變之術而為他日臨機舉用之資可也且  
軍士必須有馬臨變可用今為軍士者軍裝雖得粗備騎下馬俱闕若  
值有事之時則必奪人馬而行以庚午年倭變時觀之軍士無馬習陣  
後可點考須預曉諭使各備馬如不測之變在於朝夕可也且前日習  
陣時例吹小角而朴元宗啓曰小角之聲不能遠聞故請吹大角其後  
因循用之有違陣書所載今依陳法吹小角何如荆山啓曰臣亦知其  
意故時方試取矣依 成宗朝故事試射陞為堂上以備將帥之任當  
番軍士都摠府兵曹堂上各一員於郊外不定時點檢當番軍士騎下  
馬之法雖在令典近來廢弛已久若刻期點檢則不無騷擾之弊頃寬  
限點檢○領中樞府事鄭光弼啓曰詮聞李信告云崔濔以臣每進奇  
別于金淨處淨則乃臣妻甥女誓而與臣志氣本不相合每於經筵允  
所議論有大相忤 上鑑所已知也况朝廷所無之事臣安敢鑿空傳  
通乎彼必自欲擾亂國家而然也傳曰奇別雖通于淨處必下人之所  
傳也而其言端不必更推問也且卿與金淨志氣不同人孰不知乎李  
信所告亦或有實或有未實處卿無疑慮○有不時召對講論語侍讀



官任樞曰此云賜也亦有惡乎註曰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仁人者心  
得其正而無私累故能如是大抵人君之於好惡須得其正如賢者則  
進之不賢則去之然後下之所趨乃正然其根本不過心得其正而已  
史臣曰善人君子寘遠殆盡陰邪小人引掖如不及其於好惡之正不  
暇說也而樞之言及此可見其意所在處○李中供曰受刑二次吾與  
金湜李信同生孛第家寢房談話時李信云沈貞若騎馬則勢似難矣  
若軺軒則可能突入衝刺湜曰汝若被擒則何以為之信曰三四從隸  
雖欲執我挺脫走避不難矣李信回自草溪問湜所歸吾荅曰湜之歸  
處未可知但歸時語我云李信自當知我所在往還尚州後轉運我所  
以其語傳說信恚曰湜信我則當效死不辭今其疑我至此何更苦尋  
信且曰曉解文字我雖不及於汝至於智慮則汝居吾下矣吾荅云汝言  
果然矣李信更推供云金湜率我同行自茂朱向居昌中路談話問問我  
云今若賊黨群起汝能招諭而來乎荅曰可能矣湜曰以何術而能之  
荅曰衣破衲作乞兒投諸賊屯則彼必不忌可以接談因此行說何難  
之有湜喜而笑之又李中孛第家論議時湜云靈光賊黨甚多殆待  
時而起者且賊魁姓趙乃儒者善於指揮此尤可恠我曾為持平時有



設計捕捉者以其難而止之其後德純亦語此賊異常且常欲得炊飯童子我在李中齋寺偶有行衲率一小童頴悟可愛以計潛誘而來寄置李中家湜與李中疑吾率此童叛去隱置不見吾跡尋不得行至甘倉津值暮投宿翌日乃返湜與中已歸漆原衙矣吾怒其兩失將欲棄歸山間李中妻勸留云家翁日夕當返矣吾要見中而留翌日中果還吾語以還山之意中奇禁仍傳湜語云吾之所在處不可與汝同寓汝可如京處置前約事尋我於錦山橫川山間吾留中家數日傳德純消息于台星山里嵩善正處歷崔濬還到尚州嵩善正奴家問知德純連中已上京又到忠州金湜奴家及孫蔓枝家皆云德純等已上京矣到陰竹途中逢一乞女與從娣偕行吾挑說云汝等來從甚處女曰自慶州而來是夜遂相奸同行本月初五日入京寓權經南大門外承妻及行具寄置其家吾與妻娣兒賫木縣一匹抵高陽朴楣齋寺賀糧粒仍宿九日還到寓家則妻與行具並無有矣直婢勝非味云上典以此家在路傍旦接朝士第舍若事覺則將有大禍須到城內家將行具與妻速遠去吾意其圖我即置妻娣于典牲署前警守八來于權經家則經諱而不見使女奴出語云汝妻與行具此處無有後日來見上典而



推之不得已還出城携妻甥托宿名不知為僧時舊主家十日與妻甥  
來見權經經出語云觀汝行止必生大事宜速遠去吾問吾妻安在荅  
曰汝妻有二心且此凶年謀口實難何用妻為吾聞之驚怖始有遠去  
之志渡麻田浦投宿鄭金院十一日到荆川府內名不知院十二日宿  
陰竹天彌川邊廢院十三日宿可與倉廩宇十四日向俗離山行至金  
遷坐而思之當初從湜亡命者意湜為僧願備從者得聞古事湜每以  
狂踈悖理之事日夜誘我吾雖佯諾內實寒心今者狼狽至此早晚當  
敗遂決意還京過陰竹到驪州名不知人家以行止荒唐拒之飢宿山  
趾十五日入京投宿稱吾父李延同家十六日告變矣○隕霜○戊寅  
下霜 御朝講臺諫啓崔世珍慶緣事不允○三公啓曰世子冊封後前  
例則有朝王妃等禮故百官陳賀當在翌日今無此禮百官即陳賀冊封  
之後守土之官指外官也雖在任所例當進箋陳賀今慶尚道觀察使金克  
成時未拜辭不可不入參盛禮許克成隨班 上曰然○御書講典經  
李海曰近來臺諫所啓有若拒之者而明日大事只令臺諫長官入參  
臣等亦未之知也 上曰臺諫果可盡入矣但內庭窄小故只許入二  
品以上及臺諫長官此亦三公之議也海曰專數許入可也 上曰成宗



朝雖二品以上亦不入內庭矣侍講官朴守紋曰李海所啓之意以為人君之於臺諫當優待而言也言官豈有上下哉臣意亦謂只許入長官未可也 上曰朝廷大禮當與大臣更議為之○傳曰弘文館官負云臺諫只令長官入參非重待臺諫之意也前者議以二品以上參入內庭而不可無臺諫故大司諫副提學職非二品而亦許入參以其司長官故也今若令臺諫專數入參則侍從亦宜盡入也其問于三公俄而上曰經筵官所啓近理故欲問于大臣矣今更思之則內庭窄小宰二品以上入參則不可加入當初大臣之議豈偶然商量乎不可以一人言改之其勿問○徐夕講○傳曰坡原府院君尹汝弼病緊故下書其子尹任時為慶原府使令上來相見矣邊邑不可以曠適之何如其問于吏曹吏曹回啓曰可適即 命適之○全羅道雲峯縣有鷄生雛一體四翅四足一首二肛上嘴短下嘴長○太白晝見○江原道旌善等四邑及全羅道茂長縣下霜○已卯冊封王世子御思政殿而行之諸儀載五禮其冊文曰立嫡以順天經是亘古之大分定名以繫民志乃有國之通規肆稽舊章式舉寶典咨爾元子浩溫文居質冲裕鍾懷孝自因心夙盡愛敬之實學不資誨行隆就將之功宜正位於青宮亦衍慶於洪業是用冊



爾為王世子於戲祇服厥命永念惟艱為善孜孜罔或怠于一日康心  
翼翼庶無忝於先王故茲教示想宜知悉其教命文曰貳極建儲實為  
大本承祧主器宜屬元良今冊爾皓為王世子爾其樂道尊師親賢遠  
佞克服三善之訓以延一國之休○領議政金詮左議政南袞右議政  
李惟清左贊成洪景舟右贊成李繼孟等會議赦文啓曰當依癸卯年  
赦例但頃者被罪人等亦當稱說不可赦之意赦文內例有關係之語  
其下當加國家二字又於強盜宜改強為贓充軍者則邊將以一二名  
被擒為充軍者多矣但以恩數非下人所當議也然如此需恩之時自  
上並教何如 上曰大臣議是矣但充軍人事後日可與大臣各別議  
之史臣曰蓋以已卯人之罪為關係國家欲絕其生還之路也○臺諫  
啓曰古不數赦後世帝王有慶事輒赦已有成例矣今有冊封固是大  
慶但已配徒流付處者咸宥之然則已前被罪之人皆得見放恐不可  
也徒流付處已配者則不可宥之 上曰已配者勿宥可也○義禁府  
啓請搜捕嵩善正嵩善正在竹山禁府遣即嵩善正自見下獄○搜捕  
金湜不獲義禁府都事往全羅道發○上御勤政殿受百官賀遂頒赦  
于中外其赦文曰建儲貳體立嗣經序所以固邦本而定民志也予以



否德獲承洪緒顧茲負荷之重益念堂構之難元子皓年在幼弱性稟  
純淑器宇天成學問日就以嫡以賢用正厥誦豈獨寡躬所私實與一  
國同慶自今月二十二日昧爽以前除謀叛大逆謀叛子孫歐罵謀殺  
祖父母父母妻妾謀殺夫奴婢謀殺主謀故殺人蠱毒魘魅關係國家  
綱常但犯賊盜及死罪外已發覺未發覺已決正未決正咸宥除之敢  
以宥旨前事相告語者以其罪罪之在官者各加一資資窮者代加於  
戲謳歌有歸允協神人之望 宗社永賴宜霽雷雨之澤議政府進箋  
陳賀○日有暈內黃外白又有冠有珥○庚辰臺諫啓崔世珍慶緣事  
不見○嵩善正濂供辭云去己卯年十一月十八日間聞金湜被謫往  
見于南大門外塔金德純已先到矣即日隨其父下去二十五六日間  
德純還來云吾父到振威夜半率兄德粹而逃吾則不知去處故還來  
也吾以不可亡命之意折簡給付翌日還遣令授湜其後聞湜父子逃  
去其所去住了不聞知今年二月往在開寧農舍二十六日昏李信來  
見云吾率金湜自天希顏家移置李中家因事往還他處湜已出去不  
能往尋將欲往見崔濂留四日乃去三月十六日自開寧還來時到善  
山安谷驛做晝飯李信來見不問其所從來其日同宿于尚州境奴家



翌日相離又不問所向矣。命加刑訊一次。吳希顏供辭云：去丙寅年到京赴舉，始識金湜。前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間，金湜到吾家一里許之地。先遣德純語我云：亡命而來，欲寄汝家。吾許宿于斜廊房。翌日遣兩子及奴去，莫知所之。湜常寢處外房，居十日，謂我曰：慮為人知，即許入門內房。湜云：吾有可信人自京來，待此人來，當移他處。正月初十日，間李信率一人來，湜問此何人，信曰：中路相逢，自言選上性頗醇直。因與同來。十三日間，湜率李信等三人騎馬一匹，又求馱馬于我。侵曉而發。吾問其去處，答云：不須知之。○有政以金世弼為黃海道觀察使，俞炯為司諫院正言。○辛巳傳曰：前日判付云：九無後大君王子君公主翁主，賜給奴婢除奉祀外，還屬本司。今更思之，其初賜牌時，則可傳永世，所以無後還屬公，似不可。雖無後，必有侍養收養者矣。辛酉年間，國家欲多取奴婢，故令屬公。然此非祖宗之法，其勿屬公，以為恒式。○御及講講論語典經，李海臨文曰：是時政不在定公，徒擁虛器，故此稱李桓子受之也。蓋人臣專權於下，則人主孤立於上，其幾微固當深察也。史臣曰：時進言論者，咸以為趙光祖盤結根據，而上孤立。故海本以傾邪之人傳會時論，因講進啓如此云。○臺諫啟崔世珍慶緣事不允。



○日有暈兩珥又戴○壬午 御朝講特進官高荆山曰臣向者請遣

重臣于豐山甫乙下茂山等處觀其形勢措置而朝廷以有弊不從臣

以為不可計小弊也今則六鎮中惟豐山甫乙下為富強雖百年可保

且巡邊等使今亦不可不遣也 上曰兩界事非耳聞而能遠度必須

親往目擊然後可也使命雖似有弊然如此事不可計小弊當遣宰相

巡邊大司憲成雲曰正陽之月霜降不止天災莫大近來朝綱解弛雖

命拿來輒皆亡命須自 上留念史臣曰甚矣雲之無識也災變豈因

不捕善類而發哉藉此災異必欲整頓朝綱酷治士人其為兇邪可見

矣○臺諫啓前事又曰慶緣非但以沙汰之故而論之也以其沙汰後

怨望臺諫非但怨望又騰播飛語於宰相暨侍從至聞于 上聽豈可

齒於朝著宜亟改正 命適慶緣餘不允○李信更推供云十六日自

關內下獄時尹光溢等無慮數十人聚會延秋門外擁護權經而來光

溢曰李信常寄食於吾輩豈意今者謀害善類然汝指權雖多我輩豈

盡死乎吾畏其狙擊依附使令而來且權經受刑二次之日叱我云汝

食生人矣我若以所聞之言承服之則傷人必多然丈夫當死於杖下不

可相引昨日又呼我哀乞曰汝若反驛脫我則我當重報又供云金湜



在李中孽弟家寢房與中及我鼎坐談話間湜云我輩每於經筵以學  
問之事啓導主上但聽之而已不復論議殊不知其中心有異我輩  
徒費虛說也因誦其少作牛鼻沉香可得聞之句云正謂此也因大笑  
其上句吾不能記憶若問李中則可知矣後湜向叅原之後吾語李中  
云湜與爾等有疑我氣色我將遁去山間李中止之云湜將擬汝以大  
用汝何有是心也吾因書一絕付中傳湜云萬古藏書盡埋塵如今天  
地即已昏一醒丈夫衝天指好携霜刃強為文李中覽訖云汝詩雖生  
汝志可尚也且李中之父曾宰茂朱吳希顏與中素有交分故希顏常  
往來李中靈山之家矣若與湜往李中家時希顏指便路甚慣上  
命窮訊擁護權經者數十人○尹光溢供云今月十六日在家聞柳淇  
拿去與南逢年到延秋門擁經下獄時吾語經云汝以何事至此須從  
實而供慎無枉辭李信則遙望不交一言刑問一次○日有暈○癸未  
慶尚道觀察使金克成拜辭上教克成曰金湜在逃須令道內秘密  
窮搜○命召領議政金詮左議政南袞右議政李准清左贊成洪景舟  
右贊成李繼孟兵曹判書高荆山工曹判書黃衡傳曰今見慶尚道都  
事宋世忠書狀曰義禁府都事柳用儉搜叅原衙內不得金湜只捕河



珽以付靈山縣監成希文而又向他處成希文不謹守之使河珽夜半逃脫須亟拿致成希文金詮曰人人皆有逃脫之計安有如此驚愕之事乎南衮曰金湜則已曾分配此匹夫也猶可輕於逃脫河珽以邑宰亡命朝廷紀綱安在河珽武士中有識人也特用之而今反如是此朝廷之羞也 上曰予意宜以黃衡為大將又擇堂上武臣分遣八道與其道觀察使節度使同議措置庶可得捕也此似騷擾矣然大事豈可以騷擾而止哉衮曰 上教至當矣然此已委大臣及詔獄堂上而鞫治不可更設委官以致騷擾如不得已則宜遣堂下官武臣一人于各道與觀察使節度使同議搜捕其節目則果如 上教而嚴密改磨鍊可也充道路關津等處嚴設盜直而行路可疑人使不得通路則此輩將何逃乎若有容隱人及知而不告者則以其罪罪之庶可捕獲矣李惟清曰雖懸賞無益捕告者雖有重罪並免之意布諭中外則必能捕矣南衮曰必在慶尚全羅兩道之間彼何往焉金詮曰如惟情所啓雖作罪人若捕得湜皆免罪則必能捕矣李繼孟曰法嚴則逃愈密今聞湜與全羅道賊黨欲相交通如此嚴急搜捕則恐投彼黨中金詮曰投入賊黨不無其弊洪景舟曰大抵犯罪者恐被重罪在前有如是者



矣河琺不畏國綱亦繼以逃安有如是事乎人心不畏邦憲非細故也  
上曰委遣將帥與觀察使起軍搜捕則庶可獲矣南袞曰朝廷雖送一  
張紙令之為官吏者聞令奉行可也而今所為乃反如此國家紀綱安  
在然將帥則不可遣臣意宜遣秩卑官員搜捕可也李惟清曰此非大  
黨雖令詔獄捕捉嚴其節目密其方略則可以易捕矣 上曰將帥云  
者非必謂秩高人也雖秩卑者擇而委任可也 上慮言辭出納際或  
有漏通故召大臣及高荆山黃衡等皆入丕顯閣共議金詮等以丕顯閣  
狹隘請於經筵廳屏左右密議 上御思政殿大臣等入對 上曰搜捕  
官員不可獨遣當率軍官而去於大臣意何如南袞曰慶尚全羅道則  
當遣軍官二人其餘道則可遣一人惟清曰若遣一人而中路有可為  
之事則何以措之慶尚全羅道則可遣二人他道則當遣二人 上曰  
此言是矣若有可為之事則不可孤單也黃衡高荆山等抄擇可遣  
武士柳榮元曹承晟池漢宗趙壽千鄭連宗李光榮以啓 命各率  
軍官分往諸道窮搜南袞曰教軍事無兵符則甚不可書狀雖可下送  
然京官奉 命而無符信以教軍頗有後弊今時安有疑事然只將書  
狀而發軍大不可也京官之往非如守令之發軍也黃衡曰遠道允軍事



必待 上裁乃為則勢不能及也李繼孟曰今遣搜捕官負稱敬差官似過稱捕盜官何如黃衡微笑曰何可以捕盜稱號也全詮曰稱義禁府郎官何如南袞曰此甚得體 上曰以義禁府郎官稱號則無乃外方以為尋常而忽之耶南袞曰雖稱義禁府郎官人豈至慢忽乎此固得體也景舟曰宣傳官稱號何如全詮曰稱宣傳官甚可 上曰可也 命各賜弓矢以遣之大臣等磨鍊搜捕節目以啓一各道內有關津處及要路盜直雖無關津如淺灘人馬可涉處並定盜直金湜金德純朴運中河琿等容貌年歲形標看審捕捉一如捕得此等人則所在官堅囚一依接可依處則不得不用軍搜之必以官屬人中擇驍勇者抄定一義禁府捕捉節目所經各官詳悉面囑雖窮村僻巷靡所不捕盡情搜之一搜捕時亡命人等女服者持隱避不無凡婦女令各官婢子備細看審一捕告人內鄉吏驛吏公賤則限已身免役雜犯死罪人則減死全家入居徒流付處充軍永屬定屬人則免之一雖未自捕隱接處詳知進告者賤人則賞布五百匹良人則有無職勿論加資一客匿人全家徙邊首告則免切隣管領勸農里正中知而不告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一不嚴盜直使之逃脫者罷黜使境內留連不掩捕者杖一百徒三年



下書八道觀察使使嚴檢分亂人勿令逃竄○李中刑問二次供云金

湜云我輩於經筵雖有論說未見 主上變化氣質心實惡之而外示

嚮納我輩不覺其然徒費虛說正似牛鼻沉香可得聞也此詩吾少時

所作因大笑其上句日以遺忘不能記憶史臣曰湜之亡命已為不正

而其言又果如是則誠有罪矣且向恭原後李信來云觀湜氣色有疑

於我欲遁入山間矣吾以金湜之意止之云將擬汝以大用汝何有此

計信書所作詩俾傳湜吾見詩慰解云汝志可尚李信所招此等語的實

矣吳希顏受刑二次不服問崔湜所傳 藻受刑二次不服問德純連

涵尹傳生負趙昱商山守繼保等皆不服學生洪順福供云去己卯年

十一月繫獄得放自獄門徒跣省父于鎮川本家至今年正月往南京

家時歷尋崔湜于懷德乃於湜妻奴家留數日李信亦到矣問信云吾

聞汝從金湜往善山湜之亡命然耶信荅曰吾從京來雖聞湜亡命未

知果然否也吾語信云亡命人去處不知可也故吾不固問矣但為士

者一時之事揆是謬悠千萬代之下無媿公論以要全節可也信荅曰

後世公論信可畏也惟此問荅外更無他語○甲申傳曰義禁府都事柳

用儉為捕金湜承命而往既不獲湜只捕河琺則亦當堅囚近邑使不



得逃脫而致以逃躲其罷用儉職下義禁府推問靈山縣監成希文亦  
以河琏為隣邑守令敢私庇護不堅囚於獄而乃囚之於原衙內房中  
竟使逃脫亦當能職拿鞫頃者亡命者指金淨令其道觀察使推問而  
觀察使稽緩因循專不用意推問以啓金羅道觀察使亦當推考金淨  
奇遵前日亡命事狀明白拿來推問何如其遣史官問于三公領議政  
金詮議啓曰朴連中金德純本是無賴之徒河琏以朝官亦逃豈有如是  
之事乎且其初拿琏之意欲問湜在處矣若不知湜去處則對以不知若  
知之當以實白曰舊知之人不敢捕告而接待云爾則朝廷亦當斟酌  
其罪矣前日亡命人推考事其道監司稽緩推啓臣等亦言其不可矣  
但欲立紀綱綱先自卒迫則又傷於治體矣今之亡命者若得捕捉則痛  
治可也金淨奇遵之事則已令其道監司推考矣今復拿致恐未可也  
左議政南袞議云豈料河琏復亡命也此朝廷之恥也於此益知朝綱  
之解弛也然紀綱不可卒然振起當以悠久待之自然整整也奇遵金  
淨等事以近日亡命者多故上教如此至為當矣然令其道監司推  
考矣其稽緩推啓之故監司可問淨等則不必拿來臣之意如是當自  
上裁更加斟酌也右議政李惟清議云觀察使不能自推必使守令推



問故往復之間藉緩如此臣等亦言其遲緩矣金淨竒遵等事上教  
至當傳曰亡命人當初豈不知拿致推問乎但以頃時人心疑懼莫定  
而亡命者遽使拿致則一時被罪者必皆駭惕爭相逃躲則紀綱益解  
故未果耳金淨竒遵其拿致義禁府淨等拿來時令所經各邑出軍衛  
巡勿令逃躲史臣曰如金淨竒遵自分必誅欲見其母得守宰許可然  
後乃往固非亡命之比而監司摘奸出於不意守宰如鄭熊之類自懼被  
罪反以自逃答之織成之禍何能辨之以此朝廷益擾熊時為錦山郡守○世子  
侍講院輔德許遲弼善俞汝霖等啟曰世子書筵及會講曾禮等時臺  
諫入參與否考諸五禮儀未見其儀自癸卯年鄭昌孫論啟後始有臺  
諫入參之例今則何如且世子與賓客相見禮時世子自閣門而出翊贊  
備弓矢司禦佩環刀迎衛於閣門之內乃例也但是世子所未曾見今  
遽見之得無驚動乎亦將何如相見禮後即開書筵乎當自何日為始傳  
曰臺諫入參雖禮文所無朝講時兩司各一負入參可也非徒臺諫予意  
欲令史官亦參耳其將是意咨諸師傅朝進講勿令賓客講讀其以侍  
講院官負進講且世子年幼不可多讀前二日所受既讀過而復進講新  
讀一張隨宜為規何如書筵則會禮之翌日為始可也翊贊司禦佩弓劍



事則慈善堂甚近大內似未可也其姑從權列衛於南門之外且此皆新制遣史官問于三公以古書考之則世子動靜語嘿皆書諸史予意以為史官入參可也余詮回啓曰侍講院不可無記事之官書筵時史官入侍至當但史官有數似不足矣然書筵時亦豈數數上教至當南袞議云書筵及會講時臺諫史官並入則左右前後皆正人世子雖或有怠忽之念必歛束改容矣雖一日如此輔益弘多上教至為美也但史官本為人君起居注也如古之左右史記入君政事言語也世子書筵日記則不可附於時政記不可為此別設所置之局祖宗朝不使史官入書筵者慮或以此而然也李惟清議云臣亦曾經侍講院官負矣會講則師及二師賓客與侍講院專數入參臺諫等亦來入侍矣書筵則賓客一人侍講院官負上下番臺諫等入參而已無史官入參之例矣然上教欲令史官亦入參此意甚美矣自上斟酌為之可也傳曰書筵時日記所置之處予未及料也且三公之議有不同焉明更合議以啓明日相會禮則別無所事史官雖未入參何害焉若以史官入參為不可則令侍講院官負世子所言及師傅賓客之所言皆可書啓也如此則世子不敢出非僻之言在下者不敢陳邪諛之辭矣以此意並問三公焉○



旌烈女閔氏門閔氏海南縣人生負閔仲騫女也早喪父母養於外舅  
其四寸女兄欲嫁其夫之弟尹翔閔氏家不許翔遂與閔氏四寸女兄

即翔兄  
蕭妻

陰謀中夜突入寢房逼之閔氏大呼拒之翔乃出走閔氏自傷於

心移寓其甥閔龜家後日翔揚言吾已相奸欲遂娶之閔氏乃具道其所  
由或以頭觸壁痛哭不食三十餘日自言女生天地間虛蒙污辱之言  
生不如潔身而死遂自縊而死○乙酉 御朝講 上旨近來朝廷紀  
綱掃蕩以時任守令乃敢亡命彼則不足責也朝廷紀綱如此是可憂  
也特進官金克幅曰帝王刑政以寬為先然朝廷紀綱毀弛如此在朝之  
臣孰不痛心湜則已矣河琿率衙眷而逃非脫身也刑罰世輕世重刑  
亂國用重典古之語也今雖不可謂亂亦不可尋常而視也史臣曰克  
幅之言何其誤矣河琿之亡雖得罪於正然怵於酷治之毒害求以隱  
身而全命可謂矜迫矣身居貳公之地不能周旋善處而反欲用重刑  
可見其無意之甚也史臣曰克幅此言特欲承 上意而激之以用重  
典豈大臣鎮國家之慮乎然河琿之亡命亦出於慢侮朝廷其罪重矣  
此論不亦偏乎領事李惟清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為政不可  
一於寬一於猛臣非以嚴猛啓導大抵刑亂國當用重典矣特進官柳



潛曰瑛之逃也武士亦所痛憤雖金湜往投而以平日相知不敢捕告則不過給糧容接何必逃也食君之祿任君之職雖鈇鉞在前何敢如此乎臣亦武夫也尤有慙於瑛之所為也瑛雖與湜有所謀議其事若戮則有死而已何忍亡命也雖一家之事教令嚴然後家道得矣九事當圖之於微細之時矣此人等今已命捕矣然愚臣之計以為遣官搜捕不若遣重臣之重國威也國威重則罪人自然就獲矣 上曰朝廷苟有紀綱則雖一使价亦可獲矣各道監司若盡心同力必可捕得矣不須遣重臣也知事洪景舟曰此獄事臣未知其詳大槩聞之則欲謀害二三臣而臣亦預於其間臣不宜有所言矣然湜固無狀矣當初自 上待過如此而又置師表之任國恩大矣而今者乃敢亡命無狀極矣且年少儒生市井無賴之人皆妄議以為國家罪之不當矣湜之亡命於士君子之道何害焉其亡命不獨為其身之累如何瑛之逃湜實導之也國之紀綱隳毀士之氣習亦誤豈不痛心乎近者奉 命捕捉者亦皆緩慢如柳用儉成希文等致此罪人逃脫或率妻而出指河或乘馬而行指金此非秘密也自 上有命而士大夫皆亡命有媿於後世者也上默然○領議政金詮左議政南袞右議政李惟清等會議



金詮議云史官入參書筵臣意甚以為當今更思之則非舊例也且侍

講院官負亦有職兼春秋者矣不必更令史官入參南衮議曰侍講院

亦有兼春秋官負此當自記事而其草終歸於春秋館矣不須更令史

官入參李惟清議云臣之意與領相之意同矣三公又啓曰令侍講院官

負書兩件一件則入啓一件則書謄錄可也不可每日如是但以書筵

講論時事書啓可也○傳曰洪伯慶妻河氏身死此乃昭惠王后親孫

也其給棺槨且尹珣妻朴崇質妻洪伯慶妻並依南川君妻例爵牒還

給且勿黜門外河氏等前日皆以為廢主所私奪爵牒者也史臣曰鄭氏等於燕山朝出入

宮禁頗有醜聲鄭氏為甚臺諫追論其罪削爵黜外至是靖妻上言訴

冤或有謂黯黯難明之論故有是命靖南川君也○鵲同嵩善正奴也招云十六日

曉有門外馬蹄聲從窓隙窺之有人牽馬而至德純自內而出乘馬而

去形迹雖綢繆只疑其歸門外家而已於是義禁府據此招憑問嵩善

正則云德純果來矣今不知何去也 上曰石乙山云十六日搜捕時

德純連中一時出歸石乙山亦可推問○洪順福受刑一次不服以萬代

下洗耻之事權經受刑四次不服問前尹光溢受刑二次不服問延秋

可得為之言權經受刑四次不服問前尹光溢受刑二次不服問延秋

衛權經汝雖死吾藻更推供云今月初十日來自竹山到家問德純妻



曰汝夫消息至今未聞乎答曰吾夫來在門外母家已五六日矣吾郎使人通欲見之意德純報云吾不可輕易出入家內亦有幹事未得往

見南鳳年受刑一次不服問招尹光進事○日有暈○丙戌 御朝講大司諫

徐社執義蔡忱曰當初金湜移配時所以亡命者恐被重罪而然也其

後知朝廷之意則當自出現君父罪之則罪雖至重分當安受忍為亡

命又謀如此之事如河琺者其父見幽而安心逃脫不忠不孝亦可知

也且湜之母及妻今可拘留今雖拘留彼必不出然拘留則愚夫愚婦

不知湜不忠不孝之甚也且河琺之父並可拿來囚諸詔獄 上曰初

湜減死安置而畏被重罪乃敢亡命後當知朝廷之意又不自見非徒

不自見乃生逆謀其罪彌甚矣然其母則不可以子之故而拘留其妻

則可拘留也徐社曰其母姑圍置使人人皆知湜罪在不忠不孝可也

史臣曰甚矣社之凶也湜雖有罪其母與妻有何罪哉而必欲並逮之

甚矣社之兇也 上曰大臣之意何如領事南袞曰徐社所啓之意當矣

然今之處置必得其當然後人心服矣國家當初減罪息甚厚矣而彼

無改悛之心反生邪謀其惡甚矣但未捕湜尚不憑推事狀然今告者  
李信乃湜之腹心其所言必不虛誣也且雖有怨 上之言然其所為



不至於逆謀則果如 上教其母則不可圍置矣 上曰謀害大臣而  
又有起兵之語不可謂不有逆謀也其妻當拘留也徐社曰旣囚河琨  
之父金湜之母安得獨安乎特進官韓亨先曰自古叛亂之人以除君  
側之惡為名今湜厥終之計不可知也袞曰此在朝之臣所共取也  
即位之後朝士不被罪而無一毫負士之事湜乃一見竄謫而使懷如  
此邪惡之心河琨容匿罪人而背命逃脫至為過甚國家雖以非道殺  
之為臣子者猶守分伏死而已況其有罪者乎如此之習不可以刑政  
改之此臣等之所共羞也亨先曰臣在廢朝時謫在珍島雖自知無罪  
而固有逃竄之計大抵人君之刑政得中可也生死賞罰不可不分明  
也此人等當初被罪之時不嚴處置故未至配所皆謂將被 上恩而  
幸少趨付者亦皆以為未久而必蒙 上恩也是見國家刑政解弛而  
然也古云四罪而天下咸服如此有罪之人不可不嚴治也忱曰湜之  
所為不可不謂逆謀也欲害大臣而又有起兵之志其意何在亨先曰  
秦檜殺岳飛岳飛知秦檜矯制之謀而不避而死今湜之悖逆益可知  
也忱曰湜之妻子當拘留河琨之父固宜拿致袞曰彼雖負朝廷朝廷  
不可過論其罪河琨所犯時未明白拘留厥父恐未可也忱曰為遣義



禁府郎官而珽亡命豈帝容隱罪人之罪哉特進官安潤德曰河珽之  
逃必有深意焉侍講官任樞曰此人等亡命孰不痛心宜速措置盡力  
搜捕然事貴適可以子之故而延及父母恐不可也 上曰近來年少  
儒生以國家罪寔為非故懷疑而莫知是非其後寔亡命則雖愚人亦  
可知其罪也而今之見囚者謂洪順福等人也其是非之心類皆不定故如此  
何以則定其是非也袁曰年少儒生之服寔深矣寔雖欲為悖逆之事  
必惟命從之也 上曰今則當以定人心是非為先務矣亨元曰河珽  
之父不可放也珽之亡命慶尚道因其父督現社曰罪人當以其罪罪之不可過重然  
如此之事則各別嚴重可也潤德曰寔之在朝廷之時多褻無賴之徒  
如庶孽市井之子皆許待之是必有計而然也袁曰寔之所許往來者  
皆妾庶之徒今之囚人如權經之類雖死於杖一不能取服亨元曰當時  
爵賞寔擅啓而進退故謀進者爭附之袁曰廢朝時以無罪士大夫竄  
謫者多故外方守令等皆憐恤焉多資遺糧粒此習成風迄今不衰雖  
被國之重罪者人皆以私庇為務在官者皆當以奉承國家之意為先  
豈可市息於罪人而不顧國家哉入心之不分是非豈有甚於此時者也  
社曰金羅道觀察使尹世豪於金淨等推考事行移已屢而推報益緩



可推之 上曰觀察使若盡力爲之雖金湜等豈迄于今不得捕獲丑  
世豪當罷職而推考矣權鈞安潤德韓亨允徐祉等皆曰如此則八道  
皆懼而無緩慢之事矣衮曰世豪遲晚推啓事臣等亦議而欲啓之矣  
然恐有中間不及爲之事也彼豈專不致力也二品宰相不當遽罷矣  
且竒遵配所則甚遠咸鏡監司又異於此矣 上曰尹世豪罪當罷矣  
社曰事甚大矣可示懲戒之道也且李信招辭云金胤宗勸朴世熹亡  
命世熹曰余若逃亡 上必驚動世熹何敢遽戮此言恐有夙約而言  
也今在平安道絕域誠恐投諸野人而爲亂請移置近地 上曰朴世  
熹果勇健有武才故其心以爲我若亡命人心必驚動也不必移配矣  
忱曰時未辭連待金湜之來有言及之事然後方可處置矣○命罷世  
豪職傳曰金湜河珽妻子不可先定其罪姑令拘留待湜與珽現出可  
也珽之父勿囚于本官囚于鄰邑可也李允儉在於寧海即當堅囚雖  
往他比亦令所在官堅囚拿來時勿致虛疎○傳曰金湜等亡命非雜  
犯死罪例其逆謀已著故必發死心不無投入群盜以拒官軍之理下  
去宣傳官當叢軍捕之其不用命者宜以軍法論之然武人直情而用  
法恐有失當之患其以此下書論之金湜河珽朴連中金德純等避外



方搜捕必來京師矣其今漢城府諭于五部各其部內五家作一統皆  
 籍之於漢城府令五日一度進告有無事其以此意語漢城府堂上○  
 御書講○義禁府書吏崔貴榮捉得崔濬家奴以告 命囚又教曰如  
 不告其主所在即加刑訊刑問一次不服吳希顏招云受刑三次不服李信  
 初到吾家語金湜曰沈貞以匿名書投之闕內而深懷憂懼之心適洪  
 景舟以御書來示貞動身大喜曰 聖上果先知之矣宜急往南衮家  
 共議景舟不許而去其後沈貞使其奴長立景舟之家偵其出入一日  
 其奴來報云景舟往南衮家貞即馳往會議湜聞之憤疾曰貞嘗有所  
 失我使人言之貞折簡謝之簡辭精到我嘗珍重此人不意至此也因  
 痛疾無已語李信曰汝可作刺客沈貞之家在門外昏夜間伺其出入  
 刺殺何難吾子德純甚壯健亦可辦此事信答曰何必昏夜當於白晝  
 刺殺而吾亦因自殺矣湜曰如此豈不難乎信曰何難焉希顏亦不知  
 事出于天意意謂中間所構害故語信云依湜指揮可也當初開說時  
 吾適他往故崔濬所傳與否未及參聽且湜嘗云我欲投入靈光群盜  
 中只媿後世名耳此盜連結六七邑徒黨甚熾內而錄事書吏外而色  
 吏卒隸皆其耳目朝廷及守令一動一靜莫不先知且其為盜不但劫



掠窮丐者賑之衣冠者禮之妄行劫殺雖其黨與必戮不貸嘗有以其蹤跡告官者屠滅數百家由是人皆畏威慕義不敢違貳此豈剽竊之徒歟其志將大有為必待時而動者也我有舊識靈光居儒士與賊寇甚熟我因此人投入不難也且金德純尋其父來吾家時崔濼貧送奴馬矣忠義衛朴仁誠供云去己卯年十一月金湜分配善山時李信自湜配所到湜京家探問安否而還吾書消息一道及政目一張付信傳于湜而適妻四寸沈澧偕信而去故還奪以付澧別無他語今月初生聞李信忽來訪我問其所從來信答曰從金湜而行欲往寓高陽讀書因索糧吾辭以匱乏他無問者矣李中供云金湜云吾等見逐必非上意中間沈貞等二三人所搆而至此同時被竄者皆無智計不足與議每思登時傳檄謀除壅蔽之奸則上心庶悟矣李長吉有材幹可共起事李長坤亦必不拒如此頭頭處及邊將等處曉以奸臣搆亂協力剪除則誰敢不從且白丁輩若誘之曰汝能從我當有厚賞亦豈不從如此則起兵何難焉中間曰除去大臣則上必震怒如何湜曰行事後啓于上曰近來嚮用吾輩言聽計從治效漸進不意為小人陷害迫於事勢遂至於此上必悟矣吳希顏供云湜謂上之待我輩



極其優厚意謂君臣之間保無疑問豈料半夜酷降罪罰拘留困辱至此極耶此必中間所為憤嘆不已常懷除去之志欲與靈光群盜起事

○金星與火星同度○丁亥 御朝講○吏曹判書沈貞啓曰臣有病近日獄事未能參鞫而罪人之辭亦多干於臣金湜所以憎臣者以前日與趙光祖俱為金公著朴耕所辭連其後嫌臣不與相從今觀其招云以臣為通簡于湜反覆思之無通簡之事矣且其嫌臣非如南袞洪景舟之類別有私嫌於臣臣若參聽則恐人謂臣挾私而泄訊 上許之史臣曰吁貞之避嫌乃所以益治金湜之術也其計巧矣 上御思政殿鞫囚人 上顧謂大臣曰湜等謀議之所關甚大往來推問似不可故今日親問耳其所謀為當窮問全羅道大黨湜所云靈光群盜也措置捕捉何如大司諫徐祉曰臣病在靈光近境實知此賊之事不實也若草竊之徒則有之矣退計三四年間有白日剽人之腹者今則已盡捕無餘矣都承旨尹希仁曰鄭士龍言與湜同為臺官時湜云全羅道有大盜焉其徒或在京為書吏以通京竒此非常賊也 上曰已前則果有之矣左議政南袞曰假令有益群聚其道觀察使當啓達搜捕矣朝廷不須各別措置為之但入金安國為監司下去時云有盜二三百作黨欲賊



則相聚常時則各散此言亦未的實矣果如徐祉所啓也祉曰黃琛爲節度使時朝廷使捕賊黨亦是草竊也宋欽爲礪山郡守時爲差使貪捕之者亦皆草竊之徒也彼待之有無臣實知之然李信招辭分明言其賊魁爲某某則疑有荒唐之黨也同知義禁府事李符曰金湜前爲掌令時臺中之議有欲捕全羅道賊黨者湜以其勢難而止之正與士龍所聞相合矣先訊李中中曰金湜云初被罪之時猶未知中間所爲及各分配出去時自 上更召而教曰汝輩所爲極多過激姑可去也始知不出於 上也余之落後在水原者欲除二三人計也同時被竄者常時皆詆吾以迂濶故不得與言耳 上曰湜謂李長吉可共大事長吉亦預謀耶中曰長吉則時未及知耳湜但云如長吉有材幹人處以匿名書投之以惑其心曰善流方務國事而奸臣等壅蔽聰明一朝盡逐願與同心以除此輩則其孰不從且右道節度使及李長坤輩必皆從也時右道節度使金克成也 上曰起兵而擅殺大臣則其罪大矣厥後所爲何事耶中曰臣亦以其意問之湜曰除沈貞等數人而 上若問之則當對曰民將蒙澤士將正習而奸臣數人等乃敢斥逐士類故迫於事勢敢爲此事則 上豈不悟耶吾爲掌令時聞之茂長賊黨中有儒生鉞事



馬此賊奪人之物而不給則殺之嘗過蟾津剗人之腹謂行路人曰汝等勿怖此人謂我輩為賊故殺之此豈尋常之盜也吾若投此黨中誘之曰今也奸臣雍蔽盡逐名士汝輩若從我起兵則可除此輩然則汝等安享富貴必肯從之也但不即投者只媿後世名耳 上曰湜之言如此而中之對如何中對曰臣問湜曰京中年少儒輩皆以子之亡命為羞余亦羞子以宰相之人亡命也若圖如此事則 上必震怒奈何大抵君臣之義亦不可如此不如入山而已 上曰李信招辭云中語湜曰吾妹夫金億齊以手可鑿壁何由發此言耶中對曰湜問臣曰汝妹夫力強者耶臣荅曰年雖少力則果強也湜曰吾第二子德純壯健看油靴牽馬能走一息程而不困也臣荅曰君子小人之道一進一退有消長之理矣子何叢言如是耶湜曰汝則年少矣當與河瑛議之令我傳語于瑛曰遣人于金大有處而不肯許接故未能往焉當往爾所三公請刑訊李中 上曰然及杖下九度中呼曰請解縛止杖則當以實白焉即令解縛而問之中曰湜常言欲剪除之意臣曰吾亦嘗不從但其節次何以為之湜曰與河瑛謀議先作匿名書投之以疑人心又傳檄於在朝宰相如高荆山李長坤柳聯年朴英及右道節度使金



克成等以驚動其心然後率慶尚道白丁全羅道群盜而起期以一時  
傳檄于頭頭宰相使為內應則誰敢不從且先聲曰兵自全羅來矣而  
檄書不書名虛稱某姓某人起兵則豈不易乎如汝者豈可與共事但  
為後援而已我更得志盤據則於汝亦好矣臣曰能使一人可遍論乎  
湜曰德純可任之於京中宰相處則當先以匿名書投之臣荅曰若  
除壅蔽之奸則於儒者亦豈不利乎於是三公請問吳希顏希顏供  
云全湜云此非天意而出必是二三大臣所為吾欲投入全羅道群  
盜中以圖復讎之計刺殺中間壅蔽之人則吾輩必復見用矣臣荅  
曰如此則好矣 上曰其所與共議者誰耶希顏曰湜云獨河琜可  
與為也 上曰李中既服矣希顏還付詔獄刑推南袞曰希顏年老  
而氣甚困已多受杖當徐徐推問希顏供云金湜到吾家謀欲剪除  
二三大臣臣亦不知事之出於 上意亦勸其起事 上曰希顏初招  
曰賊黨中姓趙儒者為魁首其名知否其問之希顏曰臣家與靈光  
隔遠不能知其名也 上曰罪人皆可下獄○以權鈞為禮曹判書  
金楊震為全羅道觀察使○吳希顏供云金湜初向配所時到臣家  
留三日語臣云沈貞以都摠管入直夜半開神武門召南袞洪景舟



以入請囚吾輩于獄有言三公不可不知仍啓召鄭光弼李長坤金詮事將不測賴光弼長坤等申救得保性命沈貞等必盡除我輩將有異心云而遷疑留連之際適其子德純自黃澗而來語湜請宜速往配所湜聞即往善山及移配時亡命復來臣家云河瑛勇者可與共事但今必失職吾無所賴奈何且朝廷將移置我輩于絕島必將盡殺因言報復之計遣德純李信等于京中行刺客之事若不成則往投全羅群盜中觀變舉事臣答云刺客事從汝言為之亦可也○日暈五月戊子朔 御書講○傳曰近日遣宣傳官捕捉罪人下書諸道觀察使只有京畿觀察使以捕搜方略來啓而他道則不然今速下書令各道觀察使馳啓方略且近日觀察使守令不謹奉命多致虛疎今後若有如此者當痛治不貸其以此意具于下書內可也全羅道觀察使尹世豪今已罷職必速上來新監司不可不速遣罪人搜捕節目其并論之又傳曰各道守令不謹捕捉罪人者可輒囚禁而啓以此并論諸道觀察使○己丑 受常絲○聽朝啓○洪順福又供曰君子小人一進一退其勢不兩立頃者奸臣壅蔽 天聰盡逐君子故余嘗謂萬一湜輩復進王庭則宗社賴以安故曰萬世之下雪恥之事可得為之○



太白書見○庚寅 徭朝講○傳曰文臣則雖非臺諫侍從而時或發

講故可知可用之材矣武臣則只有觀射其可用與否固未可知自二

品下至內禁衛兼司僕雖非出身苟有武才者咸錄為案朝夕目閱或

不時召對則庶可知為人耳○御書講 上曰閻延茂昌居野入朝廷

方議驅逐欲候秋成而舉其驅逐為易耶特進官尹熙平曰閻延茂昌

設於 世宗朝而廢於 世祖朝今之防禦以江界為界故古路盡湮

臣聞之李克均防禦時閻延茂昌野人之來亦曾不知自主成价來居

之後始覺之矣大抵彼人來居者僅十八家而今已還去臣意以為今

忽舉師逐之則是無名之舉彼人之沿江而居者亘三四息程今我軍

入攻其屯而火其巢則庶可驅逐而我軍留宿亦難彼類整時被逐而

還來何益於逐哉○日暈兩珥○平安道寧邊雨雪兩雹○辛卯遣申

鏞韓效元如京師奏請封世子○以洪淑為刑曹判書兼世子左賓客

以南孝義為司憲府持平○太白晝見○日暈○壬辰太白晝見○咸

鏡道甲山府隕霜雨雪水成冰禾苗盡枯○癸巳 御慶會樓下觀武

臣射○以仲男屬公當否收議于三公金誤子德純崇善正之智而仲

善正則曰不知問仲男則明言德純逃避之狀推官以奴主

異辭似不可仍為奴主故欲屬公仲男而無例取稟者是議

金詮議奴主



相為容隱云者相對面詰其是非之謂也今者崇善正畏罪而不敢  
直招收則乃以所見直白今若以仲男屬公則奴子苟厭其主者必以  
虛事誣告而求屬公矣其弊則將不可救南袞議其主畏罪不言而其  
奴則直招此甚不相容之事雖為奴主何妨屬公未便李惟清議奴以  
其主事告之似不相容故昨取稟耳○太白晝見○甲午 御慶會樓  
下觀武臣射○乙未 御慶會樓下觀武臣射○全羅道觀察使金楊  
震啓曰臣女婿金胤宗在逃臣之措置捕獲實難請適臣職不允○內  
禁衛李承孫來告曰臣之奴昨以採薪事入牛耳洞見有著斜笠者五  
人皆佩弓矢環刀此賊不可的知何如人也然今方捕獲罪人之時雖  
亡命者不無如此出入請搜捕○命召李惟清高荆山黃衡引見曰措  
置搜捕可也衡曰此輩以其不肖之心豈不乘夜入京哉請遣閔懷昌  
往西道許桑往東道西自三角山東自牛耳洞入盡力搜捕毋令脫免  
○憲府啓曰全羅道觀察使金楊震其於措置捕捉事非徒自以為難  
下人亦必不盡心請適其職諫院啓曰柳用儉成希文今已承服宜先  
定罪李堯以吏曹佐郎未箇滿為弘文館修撰請適之朴崇質妻不可  
還授爵牒不允○賞觀射優等人權彭年吳世翰李孝參洪處誠李夢



麟李榮幹各加一資彭年孝彥陞通政世翰陞嘉善○太白晝見日暈

○丙申日暈有珥○戊戌 受朝參○聽朝啓○御朝講大司憲成雲

曰金楊震今為全羅道觀察使道內時方搜捕罪人而楊震之婿亦

在逃今使妻父搜捕其婿事體不合請速適之大司諫徐社曰觀

察使一道之主也道內人民雖得捕捉恐其以觀察使之婿而不告也

上曰楊震女婿在逃果可相避然罪人非獨胤宗也而且都事存馬領

事南袞曰方面大臣所任非一二事以此適之不可也楊震之家與臣之

家接鄰聞楊震聞 上教之後尤自惶悚今若遣此人則必當懼而捕

捉豈懷私意乎今臺諫所啓亦不可但 上教如此雖微官亦所不避况

觀察使大任乎豈敢不用心搜捕乎 上曰楊震則何敢用私但慮下

人隱而不告也然不可以此適之袞曰臣聞外方以搜捕罪人津路盜

直者皆以丁壯差之今方農候未得耕種行旅之人或出於街路賈

人作弊至為未安今此罪人若棄而不捕則有傷國綱各官守令若同

力窮搜庶無容匿迨未搜得此亦非小事也社曰臣聞河瑛逃躲特具

女服着羅火方言藏而出袞曰若隱山谷必易見捕 上曰今之在

逃者皆士大夫此弊至大故與大臣議而搜捉矣如犯賊者猶可寬



中序大三...卷三十一  
赦此人等不可不窮搜。上曰：全羅道觀察使以闕楊震又避嫌必不  
速往可適社曰：李芄自吏曹佐郎為修撰三匹朔間遷移如此請速適  
之朴崇質妻事通國所知不可還授其爵。上曰：傳播之言在所難  
明茲以還賜矣社曰：其時人譏之曰：魯道有蕩齊子翔翔此非難明之事  
袞曰：然不可的知也。特進官沈貞曰：當番軍士入處軍營甚便觀近日  
上番軍士皆接寓私家了無入寓軍營之意此則以其無罰故也。臣聞  
近日軍士一月受杖罪者一千五百不可盡罪此當自。上斟酌之然  
棄而不治則亦無所懲軍士難於入營以其不能具馬草備益醬也。國  
家若積置郊草間三日計給以陳益醬亦以時給則軍士當入寓軍營  
無怨憤之心。特進官黃衡曰：軍士例給保率者欲其備糗糧具馬匹  
也。近日則為軍士者責受其價當番則身獨上來以此成風。上曰：近日  
兵務解弛故兵曹欲加糾檢而軍卒又有怨之者勿太嚴太弛務令得  
中。○三公議逋欠事詰闕傳曰：在逃人捕告節目當改以良人勿論有  
無職加三階留連境內者守令杖一百徒三年許接者流三千里可以  
此為事目乎三公啓曰：其人嘗在朝列而一朝逮問便即亡命其罪重矣  
此人必不出境內而守令不用心至今不捕今請更下書各道傳曰可



○諫院啓曰今以觀射陞堂上以上者多是勸獎吳世翰至陞嘉善以賞格至陞二品不可也朴崇質妻所行傳播已久不可給其爵牒也傳曰二品果非如堂上也大抵用武人必以才也兵曹以為堂上武臣數少故乃爾皆不允○以李世應為全羅道觀察使○己亥 御朝講持平南孝義曰觀射而優賞此甚美事然嘉善宰相也吳世翰以賞格陞為宰相恐未可也 上教以為武備解弛故欲以勸懲然不可但以武備濫施爵命 上曰今聞復設備邊司非獨邊事也京中軍務亦與兵曹同議措置可也特進官金錫祐曰前者備邊司都提調以政丞為之今以韓亨允黃衡暨臣差之臣實非諳練九事欲與議政府同議○傳曰文武皆可勸勵而武備則備邊司堂上於經筵略聞予教矣但未知成均教育之方何以為耶雖屢下教不見成效其召大司成勉以予意○傳曰近來儒士以經術為本詞章為末故於製述鹵莽雖對中原使臣誰能應答十七日會文臣於思政殿製述○傳曰捕捉金湜事已喻外方然今方農時不可擾民其以此意喻諸道毋令民失業○徐文講典經李海曰凡有罪者以其罪罪之可也天威震怒之後尚有欺罔之事臺諫時未論啓如此則何以鎮服國家特進官洪景舟曰李海所啓適中



時病令也都事將命而去輒皆逃走不有國命在廷士大夫所共慚懼  
余湜河瑛豈入於巖穴必有依接監司守令猶以數豎子之故騷擾一  
國如此孰不寒心上曰紀綱不可使一朝卒立也海曰金湜初非欲  
如彼爲之者以小人患失之心雖殺父忍爲之故亡命逃躲不知其不  
可爲今雖獲斬有何光哉○憲府啓吳世翰事又啓曰全羅道觀察使  
李世應望輕而前任忠清道觀察使時多有所失請適諫院亦啓吳世  
翰朴崇質妻事上曰吳世翰武人也必以武才可陞者故乃爾李世應  
於監司之職似非不能堪也但上來而赴任必曠日矣其可仍任餘不  
允○金淨在獄中上疏曰臣本愚穉監列重任求退不得又念寡母衰  
老惟思甘分退屏以奉菽水而上念聖恩回違未遂頃者犯罪蒙恩  
竄配母則不知其子之惡過爲憂傷遂生大病乃急來報意謂又不得一  
而永訣人間地下痛何有極乃馳省執手相訣遂即馳還路聞都事諫到  
劃即馳到遂與偕至配所至於以臣爲亡命則寃實深焉夫逃命臣子所  
不敢爲臣之未逃詳在招辭林上佐等畏於罪責搆捏虛辭夫逃者必  
潛形匿迹豈有朝日顯令守直人告邑守者乎臣之朝出察見非一二  
人可以辨質夫逃者必由斜路疾馳豈有三日徘徊於家鄉直路一



息之地以待追者之見執乎臣遠竄絕島幸今身就禁府以伸招辭  
天恩至重聖明之下豈宜使冤枉之狀長掩莫白謹裂幅以聞○下書  
八道觀察使曰罪人金湜率其子德粹德純亡命朴仲連河瑛金胤宗  
等獄辭一逮輒皆逃匿國家網紀解弛可為寒心我國土地狹小各邑  
境界皆有程限為守令者能奉下諭之意則幽林窮谷尚不得容况其  
村巷耶下書數旬未聞有一人見捕此雖守令不加意措置而卿亦不  
得不任其責且今農務方殷開津道路皆設盜直固知弊及於民然  
求捕所關有大於此不待不已宜令各邑毋煩農民期於必得○庚子  
日暈內赤外白兩珥○辛丑獨善俞汝霖啓曰望日當會講世子坐于  
交倚例也世子時未冠禮若何傳曰未冠不可坐交倚也○下金淨初  
推單子曰所以推問淨者以鄭熊之招以淨為逃去也今觀淨上疏言  
其母疾革故告邑倅而歸則不可直以威力推鞠定罪也但罪人不可擅  
離配所雖往觀其罪在焉鄭熊不可不捉來以面質也鄭熊錦山倅也○禮曹啓  
曰世子年幼故近者凡事或從簡禮而為之今者不可一從禮儀會講  
亦從權世子坐于平床師傅亦坐平床似便 上曰然○壬寅 受朝  
賀○御恩殿試講生負李珍等所讀書進士尹鳴殷進士李甲等皆



示通曉左議政南袞曰今之儒者自謂探理開卷默視不屑口讀之學務高議論不事實學故如此史臣曰此言非獨指此儒也近者士習之不美有所從來矣為儒者徒務外飾其腹則空洞爭揚人過已惡則輒掩自以為能盡小學之道而不復眷眷乎經傳之間故一世之士風皆然噫可嘆哉 上曰師長得人而勸勉有道焉則下人豈不從所導哉袞曰金世弼可委師表之任黃海道觀察使之任雖重而易得其人矣至於作成教育之任則苟非經術文學兼備者莫宜居也近來學校之事不可與平時同當百倍加勉世弼足以當之 上曰監司固重而學校尤重其以世弼適為成均館同知可也文武之事俱不可廢近者兵務解弛兵曹其勉之兵曹判書高蒞山曰近於習陣見之軍士二千餘名而騎兵皆瘦弱不實臣聞之旅帥董約曰若入寓軍營者罰若以肥健馬點考者罰云是欲多其類使本曹不能盡罪之也人心荒唐莫甚於此時臣已於其中擇其尤甚者移文刑曹罪之 上曰近來年凶軍士之養飼其馬果難矣始令軍士但立騎馬以待年豐何如袞曰軍士皆以安逸為心其弊有所從來矣脫有緩急將何為用軍士騎上馬亦不可不具蒞山曰旅帥及隊正之逃亡者全家徙邊可也不然何以懲



耶領議政金詮曰衮言是也且金淨事干等捉來甚未便農特被拿者非一二人不如直問金淨而已 上曰淨之言與彼革異矣鄭熊許其

歸觀淨以罪入擅離配所其罪重矣初欲令所言歸一故令捉來耳衮曰金淨觀母之路與今見執之地不同其逃必矣獄辭蔓延人多被繫不

可加數捉來也今若加刑金淨則必直招也史臣曰衮欲致淨死地於此可見矣詮曰淨亦曾列六卿者豈敢虛言且鄭熊亦豈欲使逃去 上

曰若不推熊則當刑問金淨然後得其情矣高荆山曰咸鏡道居山寮訪以武臣差送者防禦緊也近以文臣差送民弊之減不可知也請依

前受教以武臣差送 上曰問于吏曹判書沈貞曰六曹正佐郎且不得充差不得已以僉正副正差送雖欲擇送反不如武臣者多文臣

之為察訪者其心解弛不能自勉豈有益哉不如武臣之用意者 上曰名為文臣而實無用者果不如武臣之用意○臺諫啓前事又啓曰

李孝參人物不合於堂上請降資朴崇質妻不可還授爵牒司評李均金翊不合於聽訟之官請速適之柳用儉不謹奉 命罪過成希文當

輕重之以適於其罪可也皆不見河陔坐區金混義禁府都事柳用儉與靈山縣監成希文性恭原鑽瑛項

田與同飲許瑛治行裝付○以李世貞為全羅道觀察使姜滋為黃海

希文使拘守瑛因而立命



道觀察使○癸卯 御朝講領事李惟清曰臣前為刑曹判書時一日三

入經筵則不坐於本司訟者怨望簿書輒積請治訟之官勿令入侍經

筵 上曰互相入侍謂判書入則參判不入左○御書講○御夕講○

臺諫啓吳世翰朴崇質妻等事又啓曰李岫金翊著基於上直房決訟

之官豈宜廢事而為此戲乎司中方推考矣李明弼為左通禮本無物

望為判事亦未以請帝之李孝參以賞為堂上未便黃海道觀察使姜

澂不合於方面之職奉常寺主簿姜演人物庸瑣請皆濫之且別試試

之於鄉別試本無鄉舉 祖宗朝所未嘗為者不得已大會京師而為之若外

方則恐有虛疎也請勿為鄉試皆不從○全羅道觀察使李世貞以有

老母辭不許世貞年過七十喪母親舊舉禮部 ○日暈○甲辰 御思

政殿庭試文臣試以七言排律二篇各十韻一閔一登一幽風 司錄趙仁奎

居首命加資其次賞賜有差史臣曰仁奎博覽群書文辭富贍然稟

性躁急後為觀察使暴戾失刑人以謂所讀何物○乙巳臺諫啓前事

命適李明弼餘皆不允○義禁府推鞠寧海府使李允儉以啓曰允

儉謂人曰朝廷有何變故一時名士被罪至此乎因而傷嘆請奪告身  
三等依允○江原道蔚珍縣雨雹○慶尚道醴泉盈德龍宮雨雹未穀



多損傷尚州山陰南海兩雹榮川兩雹大風禾穀偃大木拔○對馬島  
主宗盛順遣人來獻土宜○丙午 御朝講知事李符曰鄉試事 聖命  
已下故難其改然其規矩不可使京外異也別試規矩京則依會試為  
之二品宰相為試官而臺諫又入參外方則不然故臺諫難之鄉試不  
須為之不允○傳曰禁府囚人多滯甚為未安已服招者速照律定罪  
○遣承旨趙玉崐將宣醞往賜成均館師生試儒生以興王賞諫臣頌  
使科次以進進士金憲胤居首○臺諫啓朴崇質妻姜澂及別試鄉試  
等事 上曰姜澂可適餘不允○黃海道白川兔山等邑兩雹○江原  
道伊川平康等邑兩雹○丁未 親閱于慕華館○犯罪人崔濩有現  
○宣傳官李光榮自平安道馳狀以啓捕獲金德粹事也○忠清道延  
豐縣霜降○戊申兵曹判書高荆山以老病辭不許○左議政南袞病  
急遣內醫問疾○承旨尹殷弼啓曰金德粹削髮為僧金湜亦無乃為  
僧乎密諭八道約同月搜捕何如 上曰不已騷擾乎○臺諫啓前事  
又啓曰全羅道都事金光復罪人搜捕事專不用心請罷職推考 上  
曰金光復不用心於大事果可罷職餘皆不允○以洪彦弼為黃海道  
觀察使金瑚為兵曹參議孔瑞麟為兵曹參知○配前注書尹衢于靈



巖上相議啓時脫漏不啓至於物論傳播自以為若於日記冊中書議啓之辭則與備忘記之辭不同若書之備忘記中則與議啓之辭不同故兩不書記使無後考禁府請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 上減等治罪

○己酉

觀武臣射于慶會樓下○宣傳官柳營元捕得河珽先以狀

啓○使李信見所謂德粹者信曰德粹吾知之矣此則非吾所知者

此乃揚州水鐵匠之子金世忠削髮為僧其名義惠者也見執於宣傳

官不勝刑杖誣服曰金德粹其實非也詰世忠答曰吾入香山有一年

少帶一奴留住自言金德粹德粹今在毗盧峯下問其容貌則正與事

目中形標似焉 上遣宣傳官李夢麟往捕○臺諫啓前事不允○慶

尚道觀察使金克成馳啓曰金湜於居昌山中結項而死其婢夫于音

山來告即令人視之不知的是金湜與否已令善山安置時主人往視

之傳曰宣傳官知其面貌者即往檢驗還來時拿于音山來仍遣宣傳

官李榮幹往視○日暈有一珥○庚戌日暈○江原道春川雨雹○辛

亥傳曰金湜之屍已今宣傳官檢視然已腐爛則亦何能的知為湜也

今湜妻在獄試問其夫之身有可標誌處乎其詳問之如黑子俾不為

奸謀所陷○日暈○江原道平康縣雨雹洪川縣雨雹大如彈丸或如



鳥卵○京畿麻田永平等邑兩電○壬子 御朝講獻納韓胤昌曰李

昌年爲奉常寺副正此非無事之任若非其人下豈從令且金瑚雖於

武班可人而於政曹不合請皆適之不見○御夕講○竒遵在獄中裂幅

上疏曰臣性輕妄罪戾深重然微有所抱不得盡達亦豈聖世之美事

臣初被罪偏母在茂長聞臣遷謫日夜號泣疾病相攻難保喘息雖欲

往見無由得遂及移配穩城死生存亡亦難相通欲一見面目相與永

訣事迫倉卒輕妄出去更思之雖得見母不惟尤驚亦恐後事之難還

來配所在逃之罪似難自明然日非再閱情非有他君父之命無所逃

於天地之間安往避之臣當甘受厥罪然方孝以理國下察微情則亦

庶幾生成之一德 上曰遵罪與金淨同待淨承服一時照律可也○

忠清道公州兩電○全羅道淳昌郡兩電○癸丑 御朝講臺諫仍啓

前事 上曰鄉試事果無古例但前年外方儒生來集京師今年且歎

故欲於各道試取以便於事今左右大臣之意何如但若親行釋奠則

外方之儒自然來矣以其有弊而又恐彌令不一故留難耳領事李惟

濟曰臣聞孫舜孝亦於壬申年間舉於別試鄉試遂登第爲鄉試有妨

於事臣未之知也 上曰親祭則外方之士不得不上來執義蔡忱曰



欲枚科舉之弊則其於京師大舉為當知事洪景舟曰別試鄉試與式  
年同矣然式年則有三場之選別試則不然一日之間烏得無虛踈之  
弊臺諫所啓有意而然也 上不允忱曰臣屢入書筵伏見世子天資

岐嶷而講讀不差然春秋甚少而逐日書筵臣甚未安時則血氣未盛  
九禮文姑待春秋之盛而盡行之何如惟清曰臣意如是耳 上曰侍

講院初以三時書筵取稟乃約為一度耳雖例為逐日為之若有故則  
不須為之特進官高荆山曰兩界軍糧不得不預備以待不虞也安州

屯田之穀陳陳腐敗若以此分諸各官吞正輸入以待不時之需何如  
上曰軍糧常若不備則其乃倉卒何當與備邊司議為惟清曰與其輸

三道慶尚全之粟不若輸本道之穀為愈也荆山曰司贍寺縣布貿  
穀以補軍資是亦一道也且國債散在民間不能收還者尤可慮也惟

清曰納粟免罪權宜之事也荆山曰自前虛竭之際固有如此權宜之  
事軍資足然後金朱成哈可驅逐矣○傳曰世子年幼今於夏熟恐或

病署也其令間一日開書筵何如其議于師傅且八月親行釋奠則別  
試例也今朝臺諫論鄉試之未便其議于三公領議政金詮右議政李

惟清議曰臣初以為鄉試不妨者欲除京外之弊耳今若 親幸釋奠



而即大舉則外方之儒必於七月贏糧上來弊亦不貸姑待秋成大舉

於京則雖不為鄉試舉子往來庶除弊矣

左議政病故不問

傳曰依啓別試若

於八月定焉則此時秋事未及成熟姑待秋成視學後改擇日大舉○

世子師傳議啓曰講讀率以三日一次為之若隆寒大暑雖過三日無

妨傳南袞又曰會講則不可廢也世子一月一見師傳亦已踈矣會講

請依前為之○傳曰大射禮自 祖宗皆行之至於廢朝猶且為之反

正之後每欲舉行然是盛事有天災則輒止今秋視學後兼行大射禮

何如其遣史官往問三公金詮李惟清議秋成未可知八月則豐歉決

矣豐穰則可為也南袞議大射澤宮三代之盛事後世則必時和歲

豐乃可為也今歲之豐歉不可期也若待秋成為之則萬民悅樂豈不

美哉 上曰然○京畿抱川兩窰震木全羅道井邑珍原高敞務安平

安道三登兩窰○甲寅 御朝講臺諫啓前事不允○披金湜行裝中

有疏曰亡命臣湜謹拜手稽首吐露微臣寸忱臣既負 殿下為亡命

極知欲露情悃徒為喋喋但臣之亡命亦非徒然則不忍不略吐謬

見使 殿下長慮也臣雖無狀非不知偷生之可恥守節之可尚必是

冒恥而為之者見凶賊之將危 宗社欲效區區之忠於 殿下臣當



初被罪時詳聞起禍之由沈貞不為清議所容積怨於宵因光祖知遇  
聖上學者同趨小民稱羨乃以不經識文遂構士林之禍收取無恥之  
輩充諸朝廷然則非 殿下之朝廷乃貞之朝廷也 殿下之勢不亦  
孤危哉臣故隱忍亡命退而竢之奸兇危逼於 君上則挺身赴亂以  
報 殿下不世之遇此臣之素志也且臣深知 殿下之疑於光祖非本  
心也罪臣等亦非本心也故為此區區也 殿下幸深察微臣情素而觀  
其時勢則可以知奸兇之情迹敢以是上達史臣曰金湜有縊于居昌  
山谷湜聰明強記博覽子史尤精於性理之書自知數奇少無宦情及  
因薦驟遷感激遭遇遂不顧時勢欲盡行古道於今災便逮身為此時計  
者守正待死而已匹夫之逃其可效乎觀臨死之謀其情可悲其計至  
謬使妻孥朋舊俱被其禍平生學力安在○乙卯吏曹判書沈貞啓曰  
臣聞金湜上疏之意專在於臣臣之前日被駁果是金湜為之湜常以  
臣為積怨於心及其敗也亦不知事起之端而時適臣以被論不容朝廷  
起為吏曹判書初政之日以崔濩盧瑋之輩濫為六品物論以為可去  
故啓而去之其心尤疑嫌於臣也詮聞崔濩始聞見去之奇方與友飲  
投其盃而怒今聞李信之言濩曰近日之事由沈貞以走肖大夫筆



之讖投于殿庭以致禍也金湜之疏亦言之此則 天鑑昭昭臣生死無  
恨然後世與一時之士豈能盡知臣之情實也臣若於其時小有啓達  
之言則臣固為無狀小人但賴 聖鑑昭然故臣嘗閤門待罪而有慰  
以安此皆緣臣以不佞在銓衡之任故至使辱及朝廷日以無賴充朝  
廷臣若退處則朝廷亦不被惡名也臣願奉母退避以息群誚傳曰見  
金湜書疏湜之筆迹予不知之但其寄叔之書似乎手筆其疏則似非  
自書也其辭雖若納忠於上歸咎於下然自古大奸似忠貌則忠而內  
實奸也上豈以是 疑卿卿亦何以不安乎貞又啓曰讖語事謂臣為  
之澁疏濛言皆然走肖非衣之語臣亦曾聞而未知大夫筆之語及此  
事叢然後考之此雖讖辭非驚動 上志之語其語本前朝之末指裴  
克廉趙浚言也當時克廉為丞相趙浚為大司憲克廉率百官勸進我  
太祖趙浚草其疏故時有大夫筆之語且銓曹進退人物之地而臣智  
慮淺短雖盡心為之政事之際每多所失尤未安也請帝臣之職傳曰  
大夫走肖皆無根之言若問崔濔則自可知且豈於此際適卿乎勿辭  
○權經供曰臣往柳淇家語及趙先祖被罪事淇云聞諸洪奉世沈貞  
以走肖大夫筆之讖投之闕內致有此禍云又自下獄時尹光溢語云



汝雖死我輩豈盡死乎不可枉引他人且李信初到臣家時語我曰吾與金德粹朴連中聽金湜指揮欲刺殺沈貞南袁洪景舟等而來柳淇供曰臣路見朴世煦世煦曰先祖已賜死矣聞闕庭有走肖之讖朴世煦供曰臣路見柳淇問光祖被罪之由臣答以有走肖之說○臺諫啓前事不允○獻納韓允昌正言俞炯啓曰昨日本司上直負省記不呈于吏曹而吏曹自書填以啓雖小各司必觀其司呈省記然後書啓可也若至日暮而不呈當以闕啓則責有所歸今此則日亦不暮而乃敢如此必輕蔑本司也其郎官請推考本司他負皆有故唯臣等以司中意來啓○日有暈○丙辰 御書講○于音山供曰湜逃走時臣與德粹德純及連中隨行到金山地草庵留宿直抵吳希顏家仍留移抵靈山李中家又夜至茶原河琰已使其奴候于中路迎之至衙又至河琰父家止宿至山陰地聞吳希顏被拿計窮謀匿智異山行至巖底假竦登山西行有巖如戶可庇風雨仍留十九日湜與于音山常啖松葉以療飢又從行路人聞有金湜之嘗所訓誨者告湜陰事朝廷分遣官傳官捕搜甚嚴臣有以告湜湜曰吾不免矣寧為自盡仍下宿巖底經二夜向居昌地山谷間求飲臣即掘地得水饋之湜曰折得菰菜來臣至



洞口負採不得而還則湜已結項于柳木死矣臣驚惶即解抱泣移時了無生道遂來山下金孝禮家告其所由也德純連中自開寧相別後不聞消息德粹自希顏家上京後不復下歸○拔朴仁誠流二千里充軍

使限滿乃放

仁誠坐通京中消息于金湜也

六月丁巳朔領議政金詮右議政李惟清義禁府堂上權鈞孫澍李符承旨尹希仁尹殷弼持平黃士祐正言俞炯問事官鄭士龍蘇世讓等會于賓廳鞫河珽珽供曰臣與湜相知從遊頗慣其後十餘年為外任湜筮仕後一未相見去二月臣坐官廳莅事靈山居李中來見云率金湜來臣答云汝乘昏率來中果偕湜而到隱湜于衙內問其奔竄之由湜答曰自善山亡命往接吳希顏家移寓李中家遂來于此若轉配絕島以至殞命則慮貽母憂姑躲避以冀 恩赦耳留五六日別無謀議

之事臣有幹家事者李申居晉州臣招來授湜往置其家臣往昌寧父母家湜乘夜八來遂寄置臣空家二日同處臣還歸恭原其後不復往見去四月十九日臣在官廳義禁府都事來到鎖臣項往搜衙內臣問其所由答云以汝容匿亡命人金湜有人上變汝必蒙大罪須說湜去處仍解鎖令處置官事後到靈山候我都事即向昌原臣思量父母



年垂八十今者容匿亡人罪則大矣死於杖下不復見父母寧逃避穴處  
父母籬底以終親年情迫于中不願邦憲即潛逃到草溪地適宣傳官  
領軍遍搜臣在山上望見知不免欲自首于官下山郡守往搜捕處臣  
跪見馬前郡守收縛囚草溪臣在逃聞湜猶在臣家聞都事下來匿于  
茂朱山谷云○戊午傳于委官曰河珽與金湜謀議之事已著當不計  
日數加刑○金湜在獄中上疏略曰臣冤枉之狀昭昭非一而只據鄭熊  
等無實之辭直斷臣為亡命熊之虛構之言既窮於黃世獻對質之時何  
獨於臣取彼以為正哉以一事而世獻則得伸臣則抱枉而死豈不冤哉  
臣既為服矣而猶且云云者杖毒攻衝腫痛懣悶性命如縷一杖必殞  
不能自堪且畏威命而然耳其情則實不然冤莫甚焉○己未委官等  
鞫河珽于賓廳不服○崔湜招曰逢宋世一於懷德世一云沈貞以走  
肖大夫筆之讖投之闕庭後與南袞詣鄭光弼家謂曰知 上之孤立  
乎光弼曰 上之待先祖等無罅隙此言何從而出余傳此言于李信  
使通于金湜宋世一招曰見崔湜談話間湜謂余曰汝聞走肖大夫筆之  
語乎余荅曰在京時前參奉金洸云聞此語於崔湜金洸招曰湜云頃  
日之禍專由趙先祖而發先祖權勢大重又有大臣以走肖大夫筆之



讖啓達 上因此生疑慮罪光祖等今者為光祖計莫如自死余問大臣為誰濶曰南交○傳曰近以罪囚刑推闕庭擾亂故以廢經筵明日若獨訊河珽雖朝講後猶可鞫也明日當御經筵○竒遵在獄中上疏略曰臣之在逃實非欲逃其於欲見老母之心不暇前後之計徒懷赤子之情欲一見面目以相永訣情迫於中不能自抑蒼卒之間輕妄出去中路更思縱獲見母後事實難處之終雖自首不免亡命之累即還向配所情直事明如是而猶不見省臣實痛悶○慶尚道尚州固城鎮海地震○庚申 御朝講講續綱目侍講官任樞曰高宗知趙鼎之賢而不用秦檜之奸而不斥故終不能恢復中原可謂痛心君子小人之進退國家之治亂存亡係焉所當體念也大學曰見賢而不能舉見不賢而不能去又曰惟仁人放流之人主知君子小人則當分明進退然後其國可理矣秦檜以勾龍如淵為御史中丞有異議者使之擊搏自古小人欲濟其術以其黨處於權要之地使人不敢議人主又從而不知孰能間其間哉 上曰大抵國事不可執拗王安石得小人之名者以其執拗也且異意者不須擊去從其是者而已任樞曰王安石有學術雖司馬光亦不知為小人獨蘇洵知之作辨奸論一時之論雖或不一



然當執其兩端而用其中在 上擇之耳以異議而攻之者小人之欲  
行其術也領事金詮曰秦檜初為相趙鼎亦喜之小人心術不可易見  
也小人欲用事則必引黨類近日之事正如此耳 上曰君子小人之  
分辨至難君子指小人為小人小人指君子為小人致餘其外以眩人  
目者自古有之然觀其行事可知其實矣持平南孝義曰人主能辨邪  
正則何事不濟由其不能辨故事日非焉自古帝王孰不欲至治孰不  
欲知人然非至明不能也臣謂今日論君子小人亦已緩也所以為經  
筵者欲鑑古證今用施於政治也以今觀之曩日所為經筵徒無益也  
且人主於爵命刑殺得其中可也小人之謀進非他計也全以爵祿為  
心上之於下若輕施爵祿則小人必以肆行心術保安富貴為念其於  
國家尚何有毫絲之補哉臣聞 世宗嘗曰我國褊小之地而無他御  
人之道雖一資一級亦不可不惜近者出身不一二年超資越階而用  
之頃者之弊端在此矣 上曰近日爵命猥濫蓋由於彈擊過多使朝  
廷無人矣其中取其可用者用之故爵為濫而事終非矣其薦舉亦非  
盡為卓爾混賢否皆陞六品畢竟為小人媒進之路而已孝義曰一人  
之進退所關甚大用人之際常念無乃有妨於爵命乎則用人不差矣



且近日外方罪人搜捕至爲騷擾其魁首已捕則猶可緩之而所關之事甚大故不敢啓也今聞罪人過境守令皆被推考推考後罪之則必曠日持以其守令等自知必罷不用心於事如此農時多適守令有弊而不推先罷亦似未便 上曰盜直之弊知不能無也但以所關甚大故不罷今已得魁首故昨日議罷然不可專罷但於要路設之而已若盡罷則必解弛矣金德純卅連中雖曰脅從其罪實大故只於要路設之守令等當依事目罪之如草溪郡守則罪人雖隱伏於其境終能自捕功過相當其他四五邑不可一時皆能推考後罪之當也孝義曰草溪則留四十餘口雖能執之不爲無罪依事目罪之可也參贊官尹希仁曰草溪郡守曰我捕之宣傳官曰我捕之似相爭功而河琰則曰自首此難辨也 上曰以河琰之辭觀之則曰於草溪郡守馬前自首云矣曰此則欲實其自首故如此 上曰其捕者當辨之雖捕而亦蒙罪則後之人亦不執矣覈實然後可罪也○傳曰捕河琰者其令監司詳問以啓○委官鞠河琰于賓廳不服○御思政殿講武臣陣書及方略試官金錫哲曰常時教習乃爲有制之兵時時抽柱以講之以此賞仕削仕則軍士自然知陣法矣兵曹判書高荊山曰平安道安州穀不可不



運事前已啓之彼江邊穀食近來尤乏如有不虞之變將何濟師平時  
因恬而不肯運及其有事雖欲輸運其弊百倍錫哲曰軍糧多儲可以  
應不時之變故為軍政者不可不預運遂命收議右議政李惟清曰  
輸入為心 上曰可○全羅道樂安順天務安菊有華龍潭雨雹慶尚道  
尚州雨雹大如拳積地尺許草木摧折禽鳥多死禾麥損傷豐泉雨雹  
大如雞卵飛鳥或死大木拔根義城雨雹大如彈丸暴風交作忠清道  
文義兩雹○辛酉聽啓覆 上曰啓覆時令大臣入參者以各言其未盡  
處也其盡言所懷右議政李惟清曰亡命非有識者之所可為也況有  
父母者尤不可為也金湜棄老母河珽棄老父而亡命豈臣子所可忍  
哉竒遵金淨以欲見其母而去云情則似可矜然亡命事狀明白工曹  
判書黃衡曰作罪者以其罪罪之可也大抵刑殺息宥分明然後人心  
服也律既如此不可枉法而為也兵曹判書高荊山曰律文分明不可  
越法而有所啓矣自 上斟酌可也吏曹判書沈貞曰守法之官當以  
律定罪昔臯陶執法堯曰宥之三臯陶曰殺之三故天下誦臯陶執法之  
堅下之人當執法而已同知中樞府事慶世昌曰以法而律之則其非  
當死矣但金淨侍朝已久守令必不輕待淨之去豈鄭熊未之聞也大



抵啓覆者求生道也而淨曾是二品宰相定宰相之罪不可絲毫有未  
穩處當窮極推問使無餘辭然後可定其罪矣更推鄭熊林上佐而決  
罪何如 上曰予初意亦欲推鄭熊等矣大臣以為雖推之必不異於  
前招云故止耳然死罪之事窮極推閱使無疑處然後罪之則被罪者  
亦無憾矣且彼亡命之時非向父母在處也乃被執於他路中矣見父  
母逃去云者不可取實近來士大夫小有辭連爭相亡命是不知有國  
法也今當以法顯示然有未盡處則不可不推也安置付處之人不可  
越境雖實見母不可自擅罪固大矣然更推事干使無餘辭然後定罪  
可也但竒遵與金澤小異何以為之惟清曰已服招今雖更鞫必無他  
辭 上良久思之曰竒遵無辭服招可依律也○左議政南袞上疏略  
曰臣近嬰疾病命危一綫濫蒙生成之恩遣醫賜藥僅延喘息伏在床  
席聞朝廷會諸大臣斷大獄旋又聞之將竒遵依律處裁臣伏念遵輕  
薄無狀誣惑一世已甚其至今得保性命 上賜至重然國家既貸之  
於前今之亡命有司擬律雖如是較之情法似未穩稱且彼雖負國家  
國家則終始屈法伸恩一以開自新之路一以廣好生之恩豈非益為  
我朝之盛德乎臣嘗誦宋朝三百年未嘗殺一朝士此史策中盛美臣



之區區之願不使宋朝獨受此名也今國論已定 成命已下敢復有  
議罪固大矣然心有所懷拘於例格不敢陳露犬馬之命溘先朝露則  
徒抱恨於重泉矣且金湜既已伏辜河琕亦已就捕其餘在逃二三人  
既微且賤易於截匿無標可誌其捕獲難以日月期之今承命宣傳官  
散出八道日夜奔馳出入根尋想必騷屑雖已 下書戒諭勿令貽弊  
然朝廷命使連騎馳突弊豈得無臣意宜速召還盡罷盜直使民安耕  
作行旅無阻申明明贖捕節目且令各道運機搜捕期於必獲亦足以無  
失罪人矣傳曰今日朝啓遍閱于左右僉曰竒遵無辭服招可依律定  
罪也金淨則不更推事干直以其服招照律似有未盡今已命拿推鄭  
熊等耳近來士大夫爭相亡命不可不示以國法左相之以好生仁政勸  
戒者甚當然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夫法者人主之所不得撓者故朝於  
啓覆後左右僉議而允可耳古稱惟仁人放流之大抵可罪者罪之豈  
非仁政哉且金淨竒遵等事非一啓覆而已後日三覆之時以此疏意  
與議政府六曹及漢城府更議可也且盜直事朴連中金德純雖非罪  
魁不可不捕故已令減其人數只設於要路矣○江原道三陟忠清道  
保寧兩道○壬戌委官等會賓廳更鞫河琕其招曰金湜在益原衙



內時語臣云吾等被 上恩遇常侍經幄何會有此狼狽之念乎不意

沈貞洪景舟南袞等密啟搆誣致有此禍仄聞 上意將復宥之為權

臣牽制不果自古權奸跋扈不利社稷吾欲遣子德純及李信朴連中

于京行刺客之事李信為人驍勇常自薦劍客朴連中嵩善正婢夫也

亦勇者吾子德純年纔十七甚壯健信請率德純及朴連中擔當此事

云今若遣此輩除去沈貞等三人後吾當詰闕抗疏則 上必樂從事

如不成往投全羅道群盜中觀變舉事且慶尚道白丁甚艱苦以計招

聚三四邑則事可易集因出小刀頗鈎利示臣云此李信常所手磨欲

試者也臣荅云汝計雖是方今人心循薄白丁群盜豈肯從汝汝知古

書古亦有此乎湜荅云吾因慷慨無聊擬為此計豈望必成且禮記云

力能去之則去不能則謹避吾今無力欲去奈何竝草木蒙醫將隱于

德裕山如此相問荅而已 上但說金湜所言不道所對之辭可刑推

○宣傳官李夢麟捉香山僧紹菴義蓋所謂道菴者暨雪俊來先是僧義慧供

云金德純稱名人到香山山僧道菴雪俊勞之曰衣冠子弟何為到此

宜共保獲遂置德純于毗廬峰下草菴令沙彌將菜往遺峯乃山之絕

頂菴亦最幽深地也云故即遣李夢麟搜捕不獲德純馬二僧年俱八



十其為德純之主實不可知矣傳曰老僧不可刑推且無藏匿形迹其  
放之○河琏承服其招曰臣答金湜曰汝計甚當德裕山相距不遠各  
自量計以通可否事相約 上曰河琏已服而他人亦皆承服即可議  
罪○傳曰義慧奸詐三變其辭而朴連中金德純等去處此人雖知之  
必詐曰於香山見之今既來闕庭刑推得情○義慧刑問則其招曰朴薰  
處所寄詩意第一句春風肅殺廣寒手云者春風雖和煦亦能肅殺廣  
寒指高位譬如位居清高而遽遭 上怒罹譴謫之禍也第二句霜月  
含明萬沉燈云者人君如秋空之月能包含萬類而賞罰之也第三句  
石為行頭無一舌云者朝臣徒守名位有同頑石而喑無一言也第四  
句木人傾耳業山崩云者木人國姓破字也今主上傾聽人言遽罪薰  
等如業山之崩厥至於淪陷而不知免也如是設意製述○委官等啓  
曰若今日議罪畢決則禁府囚人亦并取服何如 上曰可李中招曰  
金湜云吾欲舉事剪除二三壅蔽之臣臣答曰汝果起事吾敢不從湜曰  
得志更盤據則於汝亦好臣答曰若除壅蔽之奸則於儒生亦豈不好  
沈澧招曰與李信往慶尚道到陰竹路上語信曰事不由 上而謀害  
善類專由沈貞而鼓可以擊殺而走洪順福招曰頃者奸臣壅蔽 天



聰構陷君子奸臣壅蔽情狀金湜等忠信不欺之心宜極言而死且欲  
謀見金湜共議除去沈貞洪景舟南表則君子楊于王庭社稷永賴  
而安萬代之下雪恥之事可得為之乎李信傳語金湜濼招曰濼以  
劑藥到京德純在家問其來由及其父所在德純答曰父今在叅原衙  
內父云近日朝廷購捕稍弛吾安可長竄遠地汝往京將汝母置于忠  
州農舍吾亦趨秋往彼同住云故來爾濼尋醫出門扑連中跪謁濼慰  
語曰汝將馬使騎德純無恙好行深荷連中答曰見德純困阨徒步俾  
騎吾馬率來如此相問答尹光溢招曰權經下獄時光溢語經曰李信  
常資食我輩今反謀害汝雖死我輩豈盡死乎向說情由深疾李信思  
必報讎柳淇招曰淇謂權經曰李信本狂妄汝何許接乎經曰信謂我  
弟曰金湜吾實引逃信曰不人將有大事汝當為突將柳淇朴仁成等  
亦可當一隅淇謂經曰此若我覺非小事崔濼招曰去四月李信自京  
來訪云吾欲尋見金湜濼謂信曰沈貞投讖于闕庭以我頃日之禍汝  
若見湜須以此語詳言權緯招曰李信以金湜之言語緯曰去年春沈  
貞摘取走肖大夫筆之讖投之闕內致有頃日之禍然將不出數年此  
輩必亂亂則吾當有事緯答曰湜之意欲除如豺狼之人耳豺狼則可



以易擒此猶入窺之鼠豈不可息乎吳希顏招曰金湜移配時亡命來  
云河琺勇者可與共事但今失勢吾無可賴奈何且朝廷移置我等于  
絕島必將盡殺因言報復之計云遣德純李信等于京行刺客之事事  
者不成往投金羅群盜中觀變舉事希顏答云刺客事從汝言爲之權  
經招曰查信語經云吾與金德純朴連中承湜指教欲刺殺沈貞洪景  
舟南袞而來云經聞知矣○御與政殿引見委官及推官等議罪定律上曰  
以亂言罪之似當矣謀叛則未著也金詮曰若曰謀叛則似未適罪以  
亂言照律可也 上曰謀害大臣而終有不測之志未可知也定罪要  
得適律亂言則已著謀叛則未可知也且李信乃告大事其功不小其  
當免賤而給罪人財產且付西班牙秩領中樞鄭光弼等及掌令鄭應  
麟等皆曰金湜若蒙叛逆則李信之賞猶可也信非為國進告乃知事  
之不成而來告既免賤又給財產 上思已渥雖散官職不可給也湜  
等既不以謀叛罪之而信則如告謀叛而受賞甚未當焉仍議罪照  
律金湜河琺李中吳希顏義慧等亂言情理切害斬籍沒家產洪舜  
福權緯沈澧等亂言杖一百流三千里權經柳淇等知亂言不告杖一  
百流三千里尹光溢謀而已行未曾傷人杖一百徒三年濼知而不告



杖一百徒三年 上曰李中吳希顏義慧不可與金湜同律三人減死  
杖一百全家徙邊其餘保放者放送 上又曰李信雖始與同謀終乃  
自首且此大事雖只捕告猶當從良財產及加資亦可給也金湜等若  
謀叛則李信賞格豈止此乎且事目亦言超資不可不給○傳曰李信  
雖給家財而正布綿布各五十五匹米太并十石題給○慶尚道慶山兩  
電大如鷄卵比安義興梁山蔚山兩電○癸亥傳曰流配人等不可送  
于同道而今者皆流南方不可分配南北可也宗室人不可徒役遠方  
付處為當○既定河琺等罪 命召大提學李符製傳旨曉諭中外其  
辭曰邪臣金湜負罪亡命陰托河琺造言妖惡誑惑人聽天地不容旋  
即敗露付諸有司按律定罪湜身已死不可施刑今將琺處斬家產並  
籍沒李中吳希顏義慧減死杖一百全家徙邊崔澐洪舜福權經權  
緯沈禮柳淇決杖一百流三千里潑決杖一百外方付處尹光溢決杖  
一百徒三年是皆有作豈予得已史臣曰琺性傑抗喜善無邪但無學  
術聞金湜輩虛名自以為可依歸締結朋比遂被薦拔竟不能保惜哉  
○臺諫啓曰金湜河琺以亂言照律非其罪也但言之而已則然矣此  
人等已謀議而將舉事矣大臣等豈不議乎自 上亦豈不知乎此特



未減耳故臣等只以照律之非啓達而已若洪舜福則與金湜河琏之  
罪不異大臣剪除事此人首唱但不與於李中家謀議耳其罪當與湜  
琏同矣且讖語事全無而憑古作語以搖人心於律其罪甚大須窮極  
推問以正其罪厭獄事蔓延今乃決斷好生之德則至矣然必有一人  
言之者窮問則可得矣諫院又啓曰琏等之謀叛乃謀危 宗社也  
上曰金湜等初欲謀害大臣其後所爲必有之矣然金湜已死河琏只  
曰應答而已其事無現然之迹故大臣共議以其律斷之耳洪舜福則  
雖不與議而其情則果加於金湜河琏矣剪除之謀舜福先自唱言是  
其罪果不輕矣將喜諫所啓與大臣更議可也讖語事欲窮推而崔濬  
已服不須更推○御思政殿引見大臣及臺諫更議洪舜福之罪 上  
曰李中兵希顏爲湜所誣洪舜福乃其首唱果不與兵李同罪更議而  
改照律如此輩能煽亂也走肖之語雖多般窮推皆歸於崔濬若更窮  
推無罪者必多受杖此事則何爲而可也李惟清曰各人相推不服今  
若窮推又連蔓不止矣 上曰河舜福已定罪而更有後議未使然喜  
諫豈不熟思而言之於是大臣等更議其罪以亂言干犯于 上情理  
切害照律 上曰洪舜福以此律照之與湜琏同矣止絞而勿籍沒家



產何如更問于大臣鄭光弼曰聞諸叅鞠大臣之言此罪不可在李中  
之上金詮曰此人絞罪當矣然則於吳李加一等奈何 上曰李中等  
聞湜之言而應之耳此人始自造言使傳于湜比之湜則稍輕比之中  
則似重光弼等曰其言則先造也然加於李中吳希顏罪則未可也  
上曰大臣所言重人命之意也予亦豈輕人命哉此人不見金湜先造  
謀今雖入居必復為煽亂之言如此輩可除矣臺諫之啓亦以此耳○  
是夕絞洪舜福史臣曰舜福曾受業於金湜之門湜之被竄也上疏極  
陳小人之害君子疏辭多悖妄湜之配所也舜福別於江頭遂擗踊  
谷投江而死其友開諭止之其後以為人生於三事之如一吾師既往  
吾何獨留遂辭家廟負笈從之其詭激倍於他人○金羅道樂安菊有  
華○甲子御朝講○吏曹判書沈貞啓曰崔濬謂臣投讖語於闕庭  
以構此禍者非其所獨言也必有所共言者矣今也國論已定厥罪已  
決不可復有所啓然臣見律文則凡傳讖語者亦處斬臣其可安心侍  
朝乎雖 天鑑昭昭四方之聽後世之傳豈盡無疑於臣也崔濬服招  
不曰的聽於某臣安得發明乎請就獄發明以雪斯恥 上曰以讖語投  
之闕庭云者非獨於卿有害也亦關於上也若曰投之內庭則入內無



由若曰投之外廷則必有人拾而上之者此皆予所未曾知也如此事果當窮推故昨問于大臣等僉謂如此則必用刑杖灑已服矣不可更起大獄云故未果窮推耳此事非但予所明知朝廷大臣亦誰不知姦人欲害大臣則搆成如此浮言豈不於卿乎○河琿等定罪後其叅鞠三公及臺諫承旨義禁府堂上郎官史官及宣傳官有勞於捕捉者下至書吏執杖羅將等并賜賞有差○以早甚禁酒遣大臣禱雨於宗

廟○乙丑

御朝講

上曰近觀日候早氣甚酷今若不雨農事其將奈

何災變非偶然矣侍讀官表憑曰臣在南道見之五月之霜至於殺草四月之寒有如冬月晉州以下四月小雨後至今不雨民不得耕種雖有燥種處亦不立苗今年農事實為可慮 上曰連歲失農今年又如

此民何賴而生乎今當天使之來若以支供之物先定於民而若天使不來則不可收合而還給欲待秋的知而為之憑曰山臺木斫伐之弊甚害於農秋成後為之似可掌令鄭應麟曰黃海江原等道雨雹電雖在冬猶曰戾氣况五月乎且日候全無雨澍須自 上軫念 上曰山

臺柱事果然○丙寅

御朝講○講武臣等陳書方略柳聃年曰當於

無事時常如此講之則人皆力於為學而勸勵有效矣韓亨兒曰今觀



武臣 進壽無不精熟甚可嘉也 上曰頃於慕華館講問陣書無人能

答今皆如是想必動讀也今見吳子字畫甚細不合觀覽其令校書館

并他兵書字細者印以大字從尹希仁之啓也○慶尚道義城縣兩電

大如柿栗禾穀損傷江原道春川全羅道龍潭兩電樂安順天黃菊有華

○丁卯 上以戎服御思政門外疊鼓諸衛將各領軍而至 上曰軍

士無甲冑者多其錄之軍士則具甲冑事必不及知矣各所衛將宜知

之而不具其招問之衛將曰近年不行此事已以臣等皆不知何事是

以不著甲冑高荆山曰疊鼓非始於今時載在大典而諸將皆曰不知

其罪當詰 上曰其問之 上還大內後高荆山啓曰都摠府兵曹既

有元受甲冑則當如此之時宜著而不著并治罪何如傳曰都摠府郎

官不及來者亦當推考左承旨朴壕啓曰各所部將亦不具甲冑其以

罪衛將之律律之爲當○全羅道臨坡翁有華淳昌珍原高敵兩電如

鳥卵○京畿喬桐縣報云啓明星體稍大如木梳形東北微有角西則

湧高一尺許廣二寸許至卯時或高或縮縮則半尺許高則如飛鳥拂

真火焰搖動 上曰此變至異觀象監不見耶皆曰臣等未之見也○

戊辰 御朝講 上曰近見刑曹啓目囚人多死且以病移其囚徒不



可不慎刑也知事洪淑

時為刑曹判書

曰近日強盜多死獄中病熾以此移囚

而其証皆身熟是瘡病也近者五六日雖稍歇已死者甚多故臣等亦

恐懼耳上曰囚人病死雖非刑官所誤而死者至多尤當慎刑且常

時推鞠強盜亦可察也彼所援引類皆有嫌人而非真同黨淑曰前日

亦有此教故本曹常加審察然盜必有黨不可不問己已御慶會

樓下武臣觀射是日大雨停貫革射小革又進射官問以方略命題喜

兩五言律詩令入侍文武官製進射官中唯金瑚製進○傳于政院曰小

革居首朴枝華方略居首金錫括柳湄等賜大箭及箭竹有差○命擇

有將材文臣堂上堂下官並抄啓時時試射○庚午御朝講領

事金詮曰秦檜趙鼎其勢不可兩立故檜必欲陷罪而陰引凶黨以

為羽翼布列言路織成正人難明之罪以濟其邪謀頃者用事之徒

正與此相類小人之用術其可畏如此上曰小人果引其類然當時

稟諫之言亦豈無一可用者乎司諫李蕃曰君子小人之分自古為難

上之人苟能明以察之則天下之邪正豈有能遁其情者乎上曰往

者用人至狹只以一二人擬望必授其一甚不當也蕃曰盜直之設至

為紛擾令者罪人斯得而不分明暴白於中外故中外之人多有不知



者須令明暴罪入伏辜之狀曉諭中外使無紛擾 上曰然○諫院啓  
曰吏曹佐郎柳成春輕蔑本院其罪不細 上意亦以輕蔑諫官 教  
之而憲府照以輕律至於答四十兩止此事尚如此他照律從可知矣  
臺諫不相容則必至盡適故至今不敢輕裁然詳思之吏曹承政院司  
憲府皆輕諫院而諫院則顧無可嫌之事故如此來啓請適憲府 上  
曰予所見亦如此矣憲府照律似違傳旨之意然憲府必以成春之罪  
無正律可考而以不應為之律照之憲府非一二負山豈容誤斷耶不可  
以一事之誤盡適臺官也又啓曰初以駁適臺官為難然反覆思之於  
事體極誤律有埋沒法司之文成春之罪可以當此律而憲府之照律  
輕歇如此則臣等不容不言且憲府聞諫院之駁豈能安然在於其職耶  
上曰憲府既已被駁其勢必不得出矣然以一事之微專數適之無  
乃不可乎當遣史官議于三公遂以三公議 命適憲府成春亦改照律  
○辛未 上御思政殿講儒生○以成雲為刑曹參判李沆為大司憲  
蘇世讓為執義曹漢弼尹止衡為掌令朴種金銛為持平史臣曰沆  
性褊忍無愛惜人才之意以駁擊為能事後十餘年三凶 金安老許  
沆蔡無擇  
用事誣沆締結福城君投竄北塞而殺之三凶亦不久而伏罪天道



之好還如此○傳曰今見各道廢貶忠清平安兩道中下等不至於少也京畿江原咸鏡等道中下等只備數而已大抵守令憑公營私者甚多而以方伯黜陟嚴明不能恣行也方伯如此不嚴何所懲戒而不侵其民哉江原咸鏡京畿監司令憲府推考○下金淨獄中上疏其略曰臣以亡命虛被誣枉陷于極罪伏蒙 聖慈垂憐許更問事干 聖恩如天仁覆微物不勝感激但惟不一問公反事干只問鄭熊及金允浩等三人夫熊急於自脫而不顧人之枉死允浩等三人奸細無知但承奉主守之言不計事之虛實是皆自前日務為構捏陷臣之人而非有公反事干參其間其踵前誣罔蓋無足恠夫常人之情務固執前辭故雖前認後直而不欲其變蓋前之構捏既有所以今無痛苦而變辭就直豈其情哉守前則無一毫痛苦就直則有變辭之嫌况不有公反事干參證其間又不許臣面質而只問其人故敢恣為誣罔無所畏忌豈不痛悶然其構虛之言豈不敗露就其所招百孔千瘡自不能掩謹將敗露之狀可據之證條列而陳若明以察之則自難逃於 聖鑑一林上佐等招云四更覺其逃而平明告于郡守夫守直人失重因固當蒼黃顛倒奔告而從容至平明乃告豈情理也其奸偽甚著一炊飯時參證之人今不在故



其炊飯供餉事及令告郡守之言皆敢固諱至為痛悶一姪天富留在配所乃臣偕往珍島者衆證明况前者府書吏孔佑亨招亦言其有而上佐等回云其本無奸偽昭甚一允浩前則云困馬窘步今則云大馬奸情自現矣且乘大馬豈從容被執於一息直路乎臣之還來亦明矣一他餘物件則可以有無多少相混言之若乃最難變匿諱者人數也而今者允浩與臣奴單獨持簡來謁而反云率三四人追捉臣偕弟金李及宋世平各率奴僕五六明炬馳還而反云單騎率一奴其詐罔至此若問店主輩昭然即下今店主等不在察問故彼輩敢恣為誣罔無所畏忌且入店煖酒而飲豈逃亡人所能店主不在至為痛悶一允浩等云傳折簡府關騰送乃恐其警動夫安置重罪人逃出守令親自叢軍急捕若得見則執縛而歸何問警動今騰關修簡送慰豈情理耶其情昭甚一熊平明時的知已到矣固當警動親自叢軍四散追奔期於必捉今乃安然不動至已時乃招弟金易修簡贈藥物其情昭甚一贈柑子雉酒折簡事臣自珍島被拿上來過羅州牧使權希孟語臣云熊州人也曾到州為我言贈柑子雉酒折簡事果的實云實跡難掩若問希孟立辨矣且如此事雖臣巧舌如簧所難造飾而敢以上達熊



今乃遷就其辭云非送淨病母乃捉淨後贖行云天下安有此等誣罔乎執捉交付之罪人豈復有贖實跡既難掩而遷就其言其情昭甚不待辨析臣豈敢以行贖為贈病母之物乎况有折簡同封柑子乎臣則不敢欺天也一熊云隱然措置故不告都事以逃云夫既捉之後猶不告以逃則為知情出送既捉後猶不告逃亡非人情矣此亦不可不辨其情也一臣若逃則與子弟偕去此入之情理自不容已者留子弟而逃非人情雖天下至惡之人有所不忍此亦可以推恕一臣先使人急走通簡于都事臣之自還明矣若問黃世獻孔佑亨則可知也店主輩則遠致有弊此二人問質不難此臣區區所望切也一兒浩等常輩敢恣為誣罔且不許臣面質今其已矣鄭熊踰為儒士者請與臣面質使無遺憾則上恩至重此臣區區所望切也臣黯黯受誣之狀昭昭可辨之端不啻如此天鑑昭昭明並日月若少垂察如鑑莫遁臣前後所陳許多之言豈盡修飾虛造誣罔之言乎一不見申白虛被奸細所誣鬱鬱悶悶逝將抱冤重泉嗚呼聖明之下豈不痛哉○壬申御朝講大司憲李沆曰岳飛有恢復中原之志而秦檜從中弄權竟使大功不成夫小人忘義嗜利故利在夷狄則從夷狄利在敵國則從敵國



也檜之言曰南自南北自北而高宗則曰朕將安歸高宗初知檜之奸而終至於惑惟所為之從安於禍而不悟大凡小人當遠之於初以防微也 上曰奸人之用事果若此矣沆曰夫法無不善而合於人情時勢而後可也軍士養馬軍營法也今之申明固當矣近年連仍凶荒民未粒食如軍士備糧上番尚且未遑况立養騎下馬於軍營乎若以此為古法而強令為之則非徒軍士月困且以闕點移刑曹決罪必有殞命於杖下者矣是徒行其法而不計人情與時勢而為之也不可不斟酌而行其法 上曰申明此法似有弊瘼果如卿言然近來軍政解弛若拘小弊而不行此法何時有立馬者乎領事李惟清曰李沆之言甚當然兵曹斟酌輕重而為之特進官高荆山曰李沆之言當然也近來民心自便是好雖立小法皆欲不從為軍士者間有立馬者而其旅帥隊正曰立馬者少無馬者多大同則不可一一治罪皆為闕點可也其設計安有如此者乎○癸酉 聽啓覆承旨尹啟弼啓義禁府囚人金淨初覆亡命事也啓畢領議政金詮曰淨初雖逃亡還至配所奉命拿來究其情似非亡命以謀反條逃避山澤不服追喚照律甚未便上曰決死罪當先正律既照律而以未便改之不可僉曰於法無可合



之律故不得已以此律照之禮曹判書權鈞曰刑戮之事在所慎重而律亦有疑當更詳察兵曹判書高荊山曰論罪則不可赦語律則有所疑非臣下所敢議自 上裁斷可也 上曰律合於罪參之情法而上下則可也律雖有疑減死則猶為可也速招諸大臣更議右議政李惟清曰罪狀無窮而律名有限故以此照律左贊成洪景舟曰亡命之罪雖重而比之謀叛則實未穩當也右贊成李繼孟曰法無亡命之律故如是耳今若依用比律則仍為後日之法不可輕易處決也判尹韓亨兄曰金淨之罪法所當誅人誰不知罪不可赦而律無正條則照律之事當自 上裁之可也詮曰亡命與逃避山澤之律同而但即見捉而還配所則與不服追喚者異矣惟清曰以臣亡命罪固當誅託以見母情則可恕既為服招斷在 上意刑曹判書洪淑曰雖是亡命見母而往則情可哀也 上曰觀金淨招辭有見母相語之言而事干則曰逃出生未久即為追捉若誣飾虛辭窺以免罪則尤不可也僉曰欲以求生而已不計其他也侍講官任樞曰此是國家重事而與大臣議之耳然臣亦入侍左右故冒陳所抱臣觀經曰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夫人主好生至為美德金淨罪雖無狀律不合當且嘗在侍從之列非他罪囚之例



也伏願三思毋輕處決

上曰以南袞疏回示左右

前日夜以奇

遵事上疏

見疏曰此大臣引君以好生之道意甚美也繼孟曰當初之罪未至於

死而近日所為多有重焉然好生人主盛德亨兄曰人主好生美則美

矣屈法伸恩亦未可也 上曰金淨奇遵則亡命既已無他所謀而律

亦有疑以疑決死固未可也減死何如繼孟曰當自 上裁非下所知

惟清曰吳希顏李中亦得免死當減無疑奇遵之罪與此無異 上曰

亦當減死啓金胤宗初覆亦亡命事也 上曰此事何如詮曰此則非

金淨類也鈞曰其教世喜之事與隱金湜之罪至深重也 教世 上曰

胤宗之罪不至於死而敢為亡命罪不可赦但其年少不解事體依律

處決無乃不可乎僉曰逃去之意畏死而已且不干金湜謀議減死至

當詮曰其給糧金湜至為過甚 上曰如其所嘗交者給糧未為關係

減死可也 大司諫徐社曰金淨奇遵同為減死臣甚未穩以其初罪而

論之淨則其惡與光祖無異遵則年少後進脅從而己以其亡命之罪

論之則遵即為承服而淨則多般飾辭事下之人至於再三推問而在獄

中醉飽酒肉常發怨言殊無悔過之心豈可與同罪而論也 上默然

良久曰此言何如詮曰執法之吏所言當如是也淨之罪狀固重於遵



特以疑律而恕也惟清曰元罪雖重而亡命則一也鈞謂左右曰其罪則固同光祖然既已赦之未可追論且啟覆之意本以為囚求生道也入獄之時果醉酒不省人事繼孟亨兄曰猶無悔過之意而尚有含怨之心則罪尤重焉減死之請亦難也聘年曰今已有命未可中止社曰其不可以前罪罪之之言甚無意也經曰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若不計罪之輕重則殊失設法之意也遵之罪不當赦將以好生故減之耳上曰其時淨與光祖罪則無間然依律則罪者甚多故只以光祖為謀首而賜死元罪雖異亡命之罪則不可差等也胤宗減死以年少儒生不知法章故也僉曰殿下特垂好生之恩故淨等皆得保首領以至今日若以罪罪之不施寬典則其時兇誅未可必也然其亡命之罪不可差等也上願謂徐社曰既與大臣論定未可改也傳曰金淨奇遵只杖一百還裝配所近日被罪之人甚多而猶無懲戒之意其圍籬安置史臣曰淨之妻與鄭光弼妻姑姪也方淨之盛也光弼諷淨曰今之士夫曷不念其祖先蓋憂其必敗也淨作色曰我素不識曲折耳光弼不敢言遵妻及黃考獻妻乃坡城君尹金孫女也遵妻常有矜多孝獻妻無喜容金孫嘗謂遵妻曰爾得與汝夫終始同居幸矣



孝獻之妻則終保安矣後竟如其言○甲戌 御朝講上臨文曰楊

沂中無紀律故至於敗近來我國之兵亦無紀律允閱武之時或不知  
坐作進退之節此乃無用之兵將何為哉領事鄭光弼曰近來大平已  
以不試兵革之事故其弊如此打圍講武不可廢也齊其是齊其力古  
人所尚人君雖不可專事武事亦不可忘備也○乙亥 御朝講同知  
事李沆臨文曰王安石之黨曲學誤世變亂法政而時人不知其非者  
文飾經術故也東晉之時清虛之教終起五胡之亂而累世不知其非  
也近者光祖之類既伏其罪而是非紛紛迄今未定儒生至有怏怏嘆  
憤發於言色朝廷之上真知其非者蓋亦鮮矣且德無常師主善為師  
乃聖賢格言而秦檜借之以倡和議故人不取非而其禍無窮當時知  
者獨一岳飛而已自古小人欲濟己私必以經義飾之故人主觀人之  
法當較其事之是非而不但取其言之善也 上曰秦檜主和議岳飛  
志恢復是非判然矣大元小人必附公論以遂其非也若任言責者正  
人則可也領事李惟清曰近年先祖之徒假托小學之道謂唐虞之治  
一朝可立故人皆惑之臣之意以謂唐虞之治安能一朝可復是誣世  
之言也沆曰拓宗之初盡攻安石之學而及其後也黨人復起得志橫



行追貶元祐正人殆無虛日而流禍益甚今光祖之類雖已伏罪亦當  
戒謹而防其復起之漸也人心操捨之無常甚可畏也高宗非不知秦  
檜之奸書其罪狀至撻於朝而終乃陷於術中遂貽宋室無窮之禍也  
特進官尹洵曰觀宋朝之事司馬光指安石之黨為小人而安石之黨  
亦以司馬光為小人君子小人迭為消長如此之事所當明辨也近來  
光祖之徒欲引同類則勸以物色訪之欲害異己者則一家之內五六  
人至於一朝杖殺而曰獄中多病也此乃臣等之所痛憤也持平金鉅  
曰嘗是之時朝廷之上孰不知之恐其勢焰未敢言耳參贊官朴壕曰  
臣亦豈不欲上達而言之無益而必受其禍故不敢耳上曰在上  
之人指大制之於微毋使熾張則可也沆及侍讀官蘇世良曰當時大  
臣不為無罪為宰相者當為君忘身以正國體豈可畏其被謗坐視其  
非而默默不言也典經李海曰不然當是之時列於三公六卿者皆是  
同類而異已大臣如張順孫曹繼商之輩罷斥無餘誰肯言其非耶且  
有大不然者自古六曹郎官上疏非國家危亡之事不可而當時臺諫  
少有言事未能得伸則六曹郎官三館之士紛紛上疏是何事也上  
曰當時宰相豈皆同類爭但其勢則然也且六曹郎官上疏果非古例



也惟清曰丁丑年受賀時臺諫論命婦之事而不入班列 命招之責  
其持牌之吏曰如先所啓則持牌而來不先則後勿持來安有臣子而  
逆君命之理也如此事恐 上不知也 上曰其時之事予亦知之非  
獨此也凡論駁人物廢立法政莫不如此也沈曰臣子之於上當以誠  
意感動豈可以勢脅之必期於得請也僉曰安有如此痛甚之事也特  
進官崔重洪曰彼已得勢如此當時非徒畏其人又畏其子弟若外  
守令則豐備酒肉爭相款待猶恐後也海曰雖布衣之士若稱先祖門  
徒則監司以下至於乘輜迎請下階趨待而殿最之際皆從所言故也  
沈曰 殿下既正彼人之罪民間鼓辭如反正時也海曰近來儒生不  
善經術此無他先祖之徒以言語媒爵之術導人而不究聖賢之全書  
也且圓熊乃 祖宗成憲不可廢也而生負進士厭其考講專不居館  
甚不可也當常勸勵益重圓點之法也惟清曰臣近往成均館考講之人  
尚有一二製述之人專無也 上曰經術本詞章末然不可以爲末而  
全廢也輪次之官常勤往勸勵之可也○持平金鉉啓曰丁丑年臺諫  
拒 命牌事右議政於朝講啓之臣時為正言不能違而從衆在職未  
安請帝 上曰其事已以臺諫亦豈一心哉不可追論勿辭再啓曰逆



命天地不容之罪况臺諫非常之職乎請適 上曰其時牽於彼類而  
為之耳且一人辭免餘皆未安勿辭執義蘇世讓啓曰臣亦其時為掌  
令僉謂臺諫言未得行數數往來徒為文具耳前朝時臺諫言不行則  
或杜門不出或退居鄉曲故如是而近來所無之事也時人皆非之今  
亦有議在職未安請適 上曰臺諫之意不同非爾已意且經筵時出  
於言端非為追論也勿辭再啓曰臺諫之事同議為之非一人之意也  
臣之在職實未安心 上教如此當退待物論○丙子 御朝講○憲  
府啓曰執義蘇世讓持平金鈿等前為臺諫時拒 命事物論非之必  
不能就職請並適 上曰其適之○丁丑 銜忠政殿講文臣等吏文  
漢語○以俞汝霖為司憲府執義黃孝獻為持平蘇世讓為弼善○戊  
寅 御朝講○咸鏡道觀察使李思鈞馳啓曰臣巡到六鎮審察虜情  
自穩城至慶興城底彼人則向我情態似不異舊矣而會寧鍾城彼人  
則比前相異我小有言彼必先知彼有顯謀我不得聞所以然者專由  
兩府城底夷居密邇於住張哈見其威勢恐有一言流聞殺伐及已不  
敢開口矣自莽哈被罪後其弟住張哈憑藉報復以張其威移怒於莽  
哈偕朝同類既殺巨耳又殺南羅其罪惡雖已盈而了無加譴故彼威



日立我勢日縮城底之胡始有疑貳之心將士皆欲急正任張哈離我  
大國慘殺無辜之罪坐破醜類相倚之膽令城底首鼠之胡更有所倚  
重臣與兵使鄭允謙會議意亦相同閭延等地不舉事前驅逐決議先  
絕其根使枝葉無所依附何如依允○已卯弘文館副提學李蘋等上  
疏其略一曰弭災變自數年來天變地震雨雹兩土並耀示形星月互  
闐蒙氣掩日昃侵巨宵禽恠獸妖駢現疊出今歲恒陽焦稼已失農功  
公私匱乏民無卒歲之望考諸載籍未有甚於此者其故何也 殿下  
恪勤聽理寅畏天戒直與周宣宋景軼其盛美第未知屋漏蠖濩之中  
果存對越之敬耶閭閻深巖之間果絕干謁之私耶椒室貂寺之昵果  
抑悲甘之辭耶庶官衆僚之列果致同協之殷耶窮鄉絕域之遠果無  
愁嘆之聲耶囹圄桎梏之苦果無冤橫之積耶銓掄注擬之際果盡才  
器之適耶寵錫恩賚之費果盡嘖笑之節耶相道舉耶吏務修耶邦交  
輯耶祀典蠲耶一有未盡於斯道則天之所以譴告警勅者必有在矣  
殿下亦思所不逮以補罅漏行所當為以塞修應視民如傷吊恤窮隱  
悅其心和其氣期使天地之氣協和而應之也二曰審幾微頃者 殿  
下銳意圖治而事不領要政多門戶而終無實效然而人心知 殿下



奮然有為故不敢祛矜束之念而起怠易之跡自更化以來務復平和  
欲遵成憲而官吏輒生縱弛之念靡然有不振之習百度委解朝野恬  
嬉無復有警策湔沸之懇如是而大臣不憂小臣不言臣等不知其可  
也而向日 殿下聽言太猥廷紳習為言論汗漫無緒謨畫盈庭而施  
事輒踈不見有歸寓宜乎今者懲多言之失也然而懲之不已其弊必  
至於厭言職雖備而風采消落况越位編諱者耶如是而欲廣聰明聞  
得失臣等未知其可也國之大事無出戎務今者邊人凋瘵虜正伺弊  
而扭不為備閭延茂昌部落日蔓疾成腹心而付之玩時至於詢訪之  
際各持矛盾終不克一他日倘有虜騎孰我不備每肆攘攫則寧不貽  
給時之悔耶且文武國之經緯人君獎誘提策取材之路也可不留意  
乎然使不可偏重也何則藻績文詞者非文之實也決拾破的者非武  
之實也近日 殿下著意武事屢引武士閱射苑中又講陣書方略等  
事至再忘倦甚盛意也然事出無漸未為得體又况賞典太優覲幸啓  
心大抵待人太狎則威褻好玩太偏則志蕩宜節以時無至瀆也凡此  
三事雖非幾微之大者伏願 殿下察焉三曰用人材臣等聞古今未  
有不生材之世而常患於無知人之明今欲知人而率以耳目之所見